



文
白
对
照



孟 子

中 国 古 典 名 著
青 苹 果 电 子 图 书 系 列

孟子

目 录

梁惠王章句上	1
梁惠王章句下	18
公孙丑章句上	39
公孙丑章句下	57
滕文公章句上	74
滕文公章句下	91
离娄章句上	108
离娄章句下	127
万章章句上	147
万章章句下	163
告子章句上	180
告子章句下	197
尽心章句上	216
尽心章句下	239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国，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辛劳千里而来，一定将有利于我的国家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讲利？有仁义也就行了。大王说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有利于我的封地，士和百姓们说有利于自身，这样上上下下交相追逐私利，那么国家就危险了。

“能出动万乘兵车的国家，谋杀他们的君主的，必然是能出动千乘兵车的大夫之家；能出动千乘兵车的国家，谋杀他们的君主的，必然是能出动百乘兵车的大夫之家。大国的大夫能从万乘兵车的国家中获得兵车千乘，二等国家的大夫能从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获得兵车百乘，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说是不

多了。假如真个是重利而轻义，那么大夫不把国家的产业都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可是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双亲，从来没有行义理的人会不尊重他的君主的。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够了，何必讲利呢？”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沼水的旁边，一面望着鸿雁和麋鹿，一面向孟子问道：“贤德的人也喜欢享受这些东西吗？”孟子回答说：“是贤德的人然后才能享受到这些东西，不是贤德的人，尽管拥有这些东西也是享受不到的。《诗经·灵台》里面说：‘开始筹建灵台，又是测量又是经营。大家一齐努力，很快便能建成。周文王说不要着急，百姓们更卖力气。文王偶来游玩，母鹿正伏地悠闲。母鹿长得肥又美，鸟羽洁白舞翩翩。文王来到沼池旁，满池的鱼儿蹦的欢！’文王用百姓的劳力营建

池台，可是百姓还很高兴，把那个台称为‘灵台’，把那个沼称作‘灵沼’，还为他能享受到麋鹿鱼鳖的奉养而高兴。古时的贤者能够与民同乐，所以能得到快乐。

“《尚书》里的《汤誓》篇记载着这样的话：‘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呢？我们愿意跟你一同死去。’百姓要跟他一同灭亡，夏桀即使有池台鸟兽，难道他能独自享受吗？”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治理国家，真是尽心尽力了呀！河内发生了灾荒，就将那里一部分灾民移往河东，并将河东的粮食运往河内。当河东发生了灾荒时，我也是这样做。看看邻国的君主办理政事，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用心的。可是，邻国的人民并不见减少，而我国的人民也不见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喜欢打仗，我就拿战争做个比方吧。战鼓冬冬敲响，敌我短兵已经相接，打了败仗的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狼狈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就停住脚。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却来耻笑跑了一百步的，说他们胆子太小了。您以为这种耻笑该不该呢？”

梁惠王说：“不该。只不过没跑够百步罢了，可这也同样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您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必再希望您国家的人民比邻国增多了。治理国家的人只要不去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粮食就吃不完；不用过密的鱼网到池塘去捕鱼，那鱼类水产便吃不了；要按照一定的时间来砍伐林木，那木材使用不尽。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令百姓供养生人，安葬死者，就不会感到不满足。老百姓于养生送死没有什么不满足，这便是王道的开始。

“在五亩大的住宅园中种上桑树，年满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鸡和猪狗等家畜不要耽误它繁殖饲养的时间，

年满七十岁的人就可经常吃到肉食了。一家所种百亩田地，能及时得到耕种，这数口之家就不会挨饿了。要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讲解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再肩挑背负出现在道路上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绵袄穿，有肉吃，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现在，猪狗一类家畜吃着人吃的粮食，也不知道设法制止；路上出现了饿死的人，也不知道开仓赈济饥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假若不去归罪于年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投奔到您这儿来了。”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很高兴接受您的指导。”

孟子回答道：“用棍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又说：“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现在您厨房里放着肥美的肉食，马棚里拴着健壮的马匹，可是您的百姓却面有饥色，野外里躺着饿死的尸体，这无异于赶着禽兽去吃人。禽兽们自相残杀，人们尚且憎恶它们这种行为；那些号称人民父母官的执政者，处理政事时，却不免干出类似驱赶着禽兽去吃人的事情来，那么他们做为人民父母官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孔仲尼曾这样说过：‘第一个使用木偶土偶来殉葬的，一定会断子绝孙没有后代吧！’为何孔子这样痛恨这件事呢？是因为木偶土偶很像人的形貌，却用来殉葬。用偶像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能让百姓饥饿而死呢？”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

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魏国的强大，在当今世上没有那个国家可相比的。这是您老先生所知道的。但自从我继承王位之后，东面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也丧了命；西面割给秦国七百余里的土地；南面又被楚国抢去不少地方，我深感这是奇耻大辱，盼望着能替那些为国死难的人报仇雪恨，您说要怎么办才能达到目的呢？”

孟子答道：“只要有方圆百里的小国就可以实施仁政，从而使天下归服，何况魏国是一个大国呢？您假若向百姓实施仁政，废除严刑峻法，减免苛捐杂税，督促百姓深耕细作，快除杂草；还使年轻人在农闲的日子讲求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办事认真和待人诚实的道理，运用这些道理，在家用来侍奉父兄，出外用来侍奉长辈和上级，这样便可以使他们即使拿起木棒也可以打败身披坚厚的铁甲、手拿锐利武器的秦楚军队了。

“为何能这样呢？因为秦、楚、齐等国经常剥夺百姓的农耕时间，使他们不能从事农耕来奉养他们的父母，以至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秦楚等国的当政者使他们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王派军队前往征讨他们，又有谁能与你大王对

敌呢？所以有一句古语说：‘奉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怀疑了吧！”

孟子见梁惠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𩇛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

孟子拜见梁襄王，出来之后，告诉人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面前也看不到使人敬畏的地方。他突然问我：‘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天下安定在于统一。’

他接着又问道：‘谁能统一天下呢？’

“我对他说：‘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他又问：‘谁会归附他呢？’

“我又回答道：‘天下没有不归顺他的。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若是发生了干旱，禾苗就要枯槁了。一

旦天空乌云出现，大雨普降，禾苗便又茂盛地生长起来了。像这样，还有谁能阻挡得住呢？现在世上那些国君。没有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天下的百姓都伸长了脖子，盼望着他来解救自己。假如真是这样，老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低处奔流一样，又有谁能阻挡得住呢？”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龔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祭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俗，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磬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俗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

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业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学生没有讲述齐桓公和晋文公霸业的，所以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我没有听说过。如果说，就谈谈王道好吗？”

齐宣公问道：“要具备怎样的道德才能施行王道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说：“一切为了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齐宣王又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使人民安居乐业吗？”

孟子回答说：“可以。”

齐宣王又问道：“您怎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说：“我曾听胡龅告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大王坐在堂上，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经过，大王问他：‘牵牛到哪儿去？’那人回答说：‘要把它杀了祭钟。’大王说：‘放掉它吧！看它那发抖的样子，没有罪过却把它送往屠场，我心里实在不忍。’那人便问道：‘那么，就废除了祭钟的仪式吗？’大王说：‘怎么能废除呢？拿只羊去换吧！’不知有没有这件事？”

齐宣王说：“有这回事。”

孟子说：“凭这样的好心就可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以为您是吝啬，我知道您是于心不忍呀！”

齐宣王说：“对呀！假如像百姓所想，齐国地方虽然不大，我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它那发抖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被送往屠宰场，所以才拿只羊来替换它。”

孟子说：“您不要责备百姓以为您吝啬。拿一只小羊去换一头大牛，他们又怎能知道您的用意呢？您可怜牛无罪被送往屠宰场，那么在牛羊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禁不住发笑道：“这到底是什么心理呢？我并不是吝啬钱财才拿只羊去换牛的。难怪百姓说我吝啬呀！”

孟子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大王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之道，因为您只看到牛没有见到羊。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于家禽家畜，看见他们活着，就不忍心再看着它们死去；听到它们悲哀的鸣叫声，便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把厨房建置在离自己住所远远的地方。”

齐宣王听了，很高兴地说：“《诗经》里面讲过：‘别人有想法，我能猜得到。’您就是这样的。我只是这样做了，问问自己

为何要这么做，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您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明亮了。但我这种心情与王道相合，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气能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视力能看清秋天兽毛的末梢，却看不见一大车柴火。’那么，您赞同他的说法吗？”

齐宣王说：“不赞同。”

孟子马上接着说：“现在您大王的一片仁心使鸟兽沾恩，而百姓们却一无所得，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样看来，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是不肯用力气罢了；一车柴火都看不见，只是不肯用眼睛罢了；老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只是君主不肯施恩罢了。所以大王不用仁政来统一天下，只是不肯实施，不是不能实施。”

齐宣王说：“不肯实施和不能实施，在外表上有什么不同呢？”

孟子说：“要一个人把泰山挟在腋下跳过渤海，他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这确实是做不到。叫一个人替年老的人去折根树枝，他告诉别人：‘我做不到。’这是不肯做，不是做不到。您大王的不行王道，统一天下，是属替年老人折根树枝一类的事情。

“尊敬自家的长辈，推广开去也尊敬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家的儿童，推广开去也爱护人家的儿童。由此出发，治理天下就像把一件东西放在手掌上转动那么容易了。《诗经》里说过：‘在家先给妻子树立榜样，然后兄弟也照样，再进而推广到治理家邦。’这不过是说拿自己一片仁爱之心加到别人的身上罢

了。所以，能够推广恩泽，爱护百姓的人就能保有天下，否则，就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保护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人，没有别的秘窍，只不过善于推己及人罢了。现在您大王的恩泽能施及禽兽，而百姓们却得不到半点好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称一称，然后才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能知道长短。凡物体，没有不是这样的，人的心更需要这样，大王，请您细加考虑吧！”

“难道大王要兴师动众，使将士冒着危险，和别的国家结成仇恨，然后才感到心里痛快吗？”

齐宣王说：“不，我为何非要这么做才痛快呢？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过是要满足我最大的欲望罢了。”

孟子问道：“您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呢？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只是笑笑，却不回答。

孟子便问道：“是为了好吃的食品不够味吗？轻暖的衣服不够舒适吗？还是为了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还是为了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吗？这些，您手下的人都能充分满足，您难道是为了这些吗？”

齐宣公说：“不，我不是为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最大的欲望可以知道了，您是要扩张国土，使秦楚等国向您朝贡，自己做天下的盟主，然后再安抚四周围的外族。不过，像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您的欲望，好像上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齐宣王说：“事情竟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还要更严重。爬到树上去捉鱼，尽管捉不到鱼，却不会有什么后患；以您的所作所为，去追求您最大的欲望，而尽心竭力地去干，一定会有灾祸在后头。”

齐宣王说：“您可以把道理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反问道：“假如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您以为谁会胜利呢？”

齐宣王回答说：“当然楚国人会胜利。”

孟子说：“这样看来，小国本来不可以抵抗大国，人数少的本来不可以抵抗人数多的，力量弱的本来就不可以抵抗力量强的。现在天下共拥有九千平方里土地，齐国的领土合起来不过占九分之一。以九分之一的土地去征服九分之八的地方，这与邹国要和楚国打仗又有什么两样呢？您又为何不从根本上求得问题的解决呢？”

“现在您大王如发布命令，施行仁政，使天下想做官的士大夫都愿意到齐国来官，耕田的人都愿意到齐国的田野上来耕地，经商的人都愿意到齐国的街市上来做生意，旅行的人都愿意到齐国来游玩。天下那些对自己国君不满的臣民都愿意到您面前来申诉。要是真能做到这样，又有谁能与您相对抗呢？”

齐宣王说：“我头脑发昏，不能实行这样的仁政了，希望您辅助我达到目的，明白地教导我。我虽然不行，也不妨试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准则的，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便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样，

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犯了罪，然后再对他们施加刑罚，这等于张下罗网要坑害人民。哪有仁爱的国君在位，却作出坑害人民的坏事来呢？所以圣贤的国君，规定了老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他们上可以够足奉养他们的父母亲，下足以够养活他们的妻子儿女；遇上好年景可以丰衣足食，就是荒年饥岁，也不至于饥饿而死；然后再教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所以要百姓归服您，那是很容易的了。

“现在规定老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奉养父母亲，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就是好年景，也要身受困苦，遇上荒年饥岁，就更不免饥饿而死。这样连自家的性命也不能救，哪里还有空闲去讲究礼义呢？

“大王您既然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为何不从根本上着手呢？在五亩大的住宅园里，种上桑树，那么，年至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饲养鸡猪狗家禽家畜，不要耽误了它们的繁殖时间，那么，年至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到肉食了。一户分得的百亩田地，不要剥夺他们的农时，那么，一家八口，就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讲解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年人就不会肩挑背负出现在道路上了。老年人穿丝绵、吃肉食，一般百姓也不缺吃少穿，这样还不能使天下人民归服的，是从来不会有的。

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眉而相告曰：‘吾王之乐甚，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眉而相告曰：‘吾王之乐甚，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

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间，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译文】

齐国臣子庄暴见到孟子，说：“我被齐王召见，齐王告诉我他喜爱音乐，我一时不知应该怎样回答他。”接着他又问道：“国王喜欢音乐，到底好不好呢？”

孟子说：“齐王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治理得差不多了吧？”

后来有一天，齐宣王召见孟子，孟子说：“大王曾经告诉过庄先生，说您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一听，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爱的并不是先代帝王留下来的古代，只是爱好一些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大王要是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大概治理得差不多了吧！无论世俗流行的音乐，或者古代的音乐都是一样的。”

齐宣王说：“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一个人单独地欣赏音乐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当然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接着说：“跟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但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王说：“当然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接着说：“请让我为您讲一讲应该怎样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假如现在大王在演奏音乐，老百姓一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和箫管吹出的曲调，大家都愁眉苦脸，感到头痛，互相诉苦道：‘我们大王这样喜欢音乐，怎么把我们弄到妻子离散、兄弟天各一方这样困苦不堪的地步呢？’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听到大王的车马的声音，看见装饰得很好看的旗帜，大家都愁眉苦脸、感到头痛，互相诉苦道：‘我们大王这样喜欢打猎，怎么把我们弄到妻子离散、父母兄弟天各一方这样困苦不堪的地步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不与老百姓一同娱乐的缘故。”

“假如大王在这里奏乐，老百姓一听到您钟鼓的声音和箫管吹出的曲调，大家都喜形于色地奔走相告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什么疾病吧，不然，怎么能奏乐呢？’假使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一听到大王的车马声，看见装饰得很好看的旗帜，大家都喜形于色地奔走相告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什么疾病吧，不然，怎么能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与老百姓一同娱乐的缘故。现在只要大王能与老百姓一同娱乐，就能够使百姓归附于您，天下就会得到统一。”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

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据说周文公豢养禽兽种植花木的园子有七十里见方，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在古书上是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说：“真有这么大么？”

孟子说：“老百姓还以为太小了呢。”

齐宣王说：“我的园子只有四十里见方，老百姓还认为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周文王的园子，周围七十里见方，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到园里去，打鸟捕兽的人也可以到园里去，百姓和周文王一同享用这园子，老百姓认为太小了，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初踏上齐国的边境，先打听一下齐国有哪些重大禁令，然后才敢进入国内。我听说齐国首都的远郊，有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园子，射杀园子里的麋鹿的，就如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如同在国土上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大陷阱来坑害百姓，老百姓嫌您的园子大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

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和邻国相交往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吗？”

孟子回答说：“有的。只有以仁爱为怀的君主才能做到以大国的身分去事奉小国，所以商汤事奉过葛伯，周文王事奉过昆夷。只有明智的君主才能以小国的身分事奉大国，所以周的太王事奉过獯鬻，勾践事奉过夫差。以大国的身分事奉小国的，是无往而不快乐的人；以小国的身分事奉大国的，是畏惧上天威严的人。无往而不快乐的人能够保有天下，畏惧上天威严的人能够保住他的国家。《诗经·周颂·我将》篇说：‘敬畏上天的威严，于是上天赐福，才使国家安定。’”

齐宣王说：“您讲的实在太高明了，不过，我有个毛病，我

喜爱勇敢，恐怕不能事奉别国。”

孟子回答说：“请大王不要喜爱小勇。有这么一个人，手按佩剑，圆睁双眼说：‘他怎敢抵挡我呢？’这只是能与个人对敌的小勇敢。我请大王把您的勇敢再扩大一些。

“《诗经·大雅·皇矣》篇说：‘文王勃然发怒，整顿军队誓师出征，阻挡住侵莒的敌兵。以增加周围的洪福，以显扬天下威名。’这就是文王的大勇。文王一旦勃然大怒，便能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全。

“《书经》里面说：‘上天降生下百姓，同时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也替他们降生了老师，派给君主和老师们的使命就是要帮助上帝爱护百姓。所以，四方的百姓有罪或无罪，全由我来裁定。天下还有谁敢超越上天的意志来作乱呢？’只要有一个人敢在天下横行，武王便认为是自己的耻辱。这就是武王的大勇。武王也是只要一发怒，便能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全。现在大王要是也能一旦勃然大怒，便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全，那么，百姓还惟恐大王不喜爱勇敢哩。”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眊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译文】

齐宣王在雪宫里接见孟子，宣王说：“贤德的人也有这种享乐吗？”

孟子回答说：“有的。百姓得不到这种享乐，便会埋怨他们的君主。得不到这种享乐就埋怨君主，这是不对的。可是作为一国的君主却不能与百姓一同享受这种快乐，也是不对的。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快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的；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的。乐与天下百姓同乐，忧与天下百姓同忧，这样还不能使天下都归服的，是决不会有的。

“从前齐景公对晏婴说：‘我打算到转附山和朝儻山去游览一番，然后沿着海岸向南走，一直到琅邪，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比得上古代圣贤君主的游巡呢？’

“晏婴回答说：‘问得好呀！天子到诸侯的国家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国所守的疆土。诸侯到天子那里朝见叫述职。述职就是向天子报告诸侯所担负的职守的情况。无论巡狩或述职，没有不和工作相结合的。春天视察耕种，并对贫困农户给以帮助；秋天视察收割，并对缺粮的农户给以帮助。夏代时的谚语说：‘我们的大王不出游，我们怎样获得安慰和整休？我们的大王不闲走，我们的补助哪里有？我们大王出游或闲走，全可以为诸侯学习的法度。’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天子一出来巡游，兴师动众，大批粮食被消耗，饥饿的人吃不上饭，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百姓侧目而视，怨声载道，逼得人们要为非作歹了。这样违背天意，祸害百姓，大吃大喝，浪费饮食如流水般没有穷尽。这种流连荒亡的行为，使诸侯都为之忧愁。什么叫流连荒亡呢？从上游向下游的游玩并乐而忘归叫做流，由下游向上游游玩并乐而忘归叫做连，无厌倦地打猎叫做荒，不知节制地喝酒叫做亡。过去的圣贤之君没有这种流连忘返的游乐和荒亡无节制的行为。您从事哪一种，就由您自己选择了。’“景公听了很高兴，先在都城内作好准备，然后到郊外住下，于是开始实行惠政，拿出钱粮来救济贫穷的人。景公又把乐宫召来，对他说：‘给我作一首君臣同乐的歌曲吧！’这个乐曲就是《征招》和《角招》，歌辞说：‘取悦君主有什么过错呢？’取悦君主正是爱护君主。”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糗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人们都劝我拆掉明堂，是拆掉呢，还是不拆？”

孟子答道：“明堂是君主朝见诸侯、发布政令的殿堂，大王要实行王政，就不要拆掉它了。”

齐宣王说：“怎样去实行王政呢？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从前文王治理岐周时，对耕田的人只抽九

分之一的税；对做官的人赐给世代相承的俸禄；关卡和市场只稽查不收税；池沼鱼梁所在的地方不挂捕鱼的禁令；对犯罪的人，刑罚只施及他本人，不牵连他的妻室儿女。年老独身或死了妻室的男人叫鳏夫，年老死了丈夫的妇女叫寡妇，年迈而膝下无儿无女的叫孤独，死了父亲的儿童叫孤儿。这四种人是社会上穷苦无靠的人。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时，一定要优先抚恤这四种人。《诗经·小雅·正月》里说：‘富人享福，欢乐融融；孤独受罪，穷苦飘零！’”

齐宣王说：“这话说得真好啊！”

孟子说：“您如果认为这话好，那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齐宣王说：“我有个毛病，我贪爱钱财。”

孟子答道：“从前周王朝的创始人公刘也贪爱钱财，《诗经·大雅·公刘》篇说：‘聚粮于庾，贮粮于仓；包装携带熟食干粮，熟食干粮，装满橐囊，周民和睦，为国增光。张设弓箭，全副武装，干戈威扬，扛在肩上，开始出发，迁徙远方。’所以，要做到留下的人仓里有积谷，走的人橐囊里装有干粮，然后才可以出发。要是大王贪爱钱财，与百姓一同享用，对于实行王政又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贪爱女色。”

孟子回答说：“从前周王朝的先人太王也贪爱女色，非常疼爱他的妃子。《诗经·大雅·绵》篇里说：‘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策马疾行，早晨赶路。从那憖西水滨进发，匆匆忙忙来到岐下。古公亶父偕同姜女，察看地势，筹建屋宇。’在这时候，内里没有找不到丈夫的怨女，外面没有找不到妻室的丈夫。大王如若贪爱女色，也能满足百姓在这方面的需求，对于实行王政又

有什么困难呢？”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的臣子中，有个人把妻室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到楚国去游学了，等到他回来时，假如他的妻室儿女受冻挨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他那个朋友呢？”

齐宣王说：“和他断绝交情。”

孟子接着又问道：“假若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好他的下属，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掉他的官职。”

孟子又问道：“一个国家假若没有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无话回答，只好回过头去左张右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时说：“我们平常所说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它有年代久远的高大树木的意思，而是说有累世功勋的贤臣的意思。您现在没有亲信的臣子了，过去所进用的人，到今天不知不觉地都被罢免了。”

齐宣王问：“我怎样才能识别他无用而予以舍弃呢？”

孟子说：“国君进用贤才，如果万不得已要选新人，那就是可能使地位低下的人超过地位高的人，关系疏远的人超过关系密切的人，对这样的事能不慎重对待吗？因此，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贤能，不足凭信；朝里的官员都说他贤能，还是不足凭信；全国的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对他进行调查了解，发现他确实贤能，再任用他。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不行，不要听信；朝里的官员都说他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他不行，

然后再对他进行调查了解，发现他确实不行，再把他舍弃。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可杀，不要听信；朝里的官员都说他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他可杀，然后再对他进行调查了解，发现他确实可杀，然后杀掉他。所以说他是全国人杀掉的。能做到这样，才可以真正做百姓的父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在古代的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说：“作为臣子杀掉他的君主，这样可以吗？”

孟子回答说：“破坏仁爱、暴虐无道的人叫‘贼’，破坏正义、颠倒是非的人叫‘残’，残贼的人叫‘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个‘独夫’纣王，没有听说过杀君主。”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

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时说：“您要建造一座大房子，就一定派遣工匠师去寻找大木料，工匠师找到了大木料，大王就高兴，认为他能尽到责任。如果工匠师把木料砍小了，大王就要发怒，认为他不称职。一个人从小学习了一种专门技术，希望长大成人后就去实行，如果大王说：‘暂且放弃你所学的东西，要听从我的去做，’这又怎么能行呢？现在这里有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虽然价值很贵重，也一定要请玉工来雕琢。至于治理国家，却说：‘丢下你所学的那一套办法，按照我说的去做吧！’那与要玉匠按照您的吩咐去雕琢玉石又有什么不同呢？”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译文】

齐国人进攻燕国，大获全胜。齐宣王问孟子道：“有的人叫我不要吞并燕国，有的人却劝我吞并它。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只用五十天时间就把它攻克了，只凭人力是做不到的。看来，不去吞并它，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就吞并它怎么样呢？”

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了它，燕国的百姓高兴，就吞并它，古人有这样做的，周武王便是这样。如果吞并它，燕国的百姓不高兴，那就不要吞并它，古人有这样做的，周文王便是这样。以一个万乘大国去攻打另一个万乘大国，燕国的百姓带着饭筐，提着酒浆来欢迎您的军队，这难道会有别的意思吗？不过是想避免再过那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罢了。如果燕国被吞并后，老百姓灾难更加深重了，那只是统治者由燕转为齐罢了。”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

簞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译文】

齐国攻打燕国，并占领了它。一些诸侯国商议着准备援救燕国。齐宣王问孟子说：“一些诸侯们正打算来讨伐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呢？”

孟子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凭借着七十里见方的土地统一天下的，那就是商汤，却没有听说拥有千里见方土地的国家害怕别国的。《书经》中说：‘商汤王当初出征时，是从讨伐葛伯开始的’天下的百姓都很相信他，因此，当他向东方进兵时，居住在西方的夷人就埋怨他；当他向南方出兵时，居住在北方的狄人也埋怨他，他们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老百姓盼望他，就像久旱的年月盼望天空出现乌云和虹霓一样。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经商的不停止营业，种田的照常下田劳动，仅仅诛杀了残害百姓的暴君，对老百姓安抚慰问，使百姓感到汤的到来，就像旱天得到及时雨一样，老百姓心里十分高兴。《书经》里面又说：‘盼望我们的国君，国君一到，我们就得活命了。’

“现在燕王虐待老百姓，大王发兵去征伐他，老百姓以为您将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所以才拿着饭筐提着酒

壶来欢迎大王的军队。如果您杀死了他们的父兄，掳掠他们的子弟，毁坏他的宗庙祠堂，抢走他们的传国宝器，那怎么可以呢？天下的诸侯本来就害怕齐国的强大，现在土地扩大了一倍，却又不实行仁政，这就不免要招致各国来攻打齐国。

“现在大王要赶快发出命令，把俘掳的老小送回去，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再和燕国的大众商议，选择一位新的燕王，然后撤回齐国的军队，这样，还来得及使各国停止出兵。”

邹与鲁閼。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译文】

邹国同鲁国发生了战争。邹穆公问孟子道：“在这次战争中，我的官吏被杀死了三十三人，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效死的。要是杀了这些人吧，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可是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确实可恨。您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说：“在灾荒的岁月里，您的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将近千人了；而大王的

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粮钱的官员也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他们高高在上，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残害百姓。曾子曾经说过：‘要警惕啊！要警惕啊！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便会怎样对待你。’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长官们了。您不要责怪他们。大王如果实行仁政，您的百姓就会爱护他们的长官了，并且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道：“滕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处在齐国和楚国之间。是事奉齐国好，还是事奉楚国好呢？”

孟子回答说：“这样的问题，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如果非要我说，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修坚固，与老百姓一条心，共同来保卫它，百姓宁肯献出生命也不愿离开它，这样还是有所作为的。”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

为善而已矣。”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道：“齐国人正准备加固薛城，我很害怕，您看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说：“从前周的祖先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去侵犯，他便避开，迁到岐山下定居。他并不是选择好那块地方才去定居的，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如果一个国君能实行仁政，那么，他的后代子孙一定会成为帝王的。有德君子创建功业，传给子孙，正是为着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至于能否成功，就要看天意如何了。现在您怎样对付强大的齐国呢？那只好努力去实行仁政罢了。”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

“君请择于斯二者。”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译文】

滕文公孟子道：“滕国是个小国，即使尽力去事奉大国，也还是逃脱不了祸害，应当怎么办才行呢？”

孟子答道：“从前古公亶父住在邠地，狄人来侵扰他，古公亶父就拿皮袄丝绸去事奉他，狄人没有停止侵犯；又用猎犬名马去事奉他，狄人还是没有停止侵犯；再拿珠玉珍宝去事奉他，狄人还是没有停止侵犯。古公亶父召集邠地的长老，告诉他们说：‘狄人所索求的，无非是这块土地。我听说过：有道德

的人不能为养人之物反而使人遭受祸害，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君主呢？我打算离开这里了。’于是便离开了邠地，越过梁山，在岐山之下重新建筑一座城邑而定居下来。邠地的老百姓说：‘古公亶父真是个仁爱的君主呀，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他。’那些自愿追随他的人就像赶集市的一样踊跃。

“也有人这样说：‘国土是祖先传下来应该由子孙世代保存的基业，不是我个人所能擅自作主把它丢弃的。宁可献出生命，也不要离开它。’

“以上两条道路，您可以选取其中的任何一条。”

鲁平公将要外出，有个名叫臧仓的小臣请示道：“以前大王将要外出，就一定把您要去的告诉给管事的臣子。现在您的车子已经准备好了，可管事的臣子还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我大着胆子向您请示一下。”

鲁平公说：“我要去拜访孟子。”

臧仓说：“您为什么这样不自重去拜访一个普通的人呢？您认为孟子是个贤德的人吗？贤德的人应该遵循礼仪的，而孟子呢，他办母亲的丧事超过了办父亲的丧事，这是不合礼仪的，您不要去见他了。”

鲁平公说：“好吧。”

孟子的学生乐正子进宫拜见鲁平公，说：“您为何不去见孟轲了？”

鲁平公说：“有人告诉我说，孟子办母亲的丧事超过了办父亲的丧事，所以才不去看他了。”

乐正子说：“您所说的超过，是什么意思？是办父亲的丧事用士礼，办母亲的丧事用大夫的礼呢？还是说前面用三鼎礼祭

祀父亲，后来用五鼎礼祭祀母亲呢？”

鲁平公说：“不是的。我指的是棺槨衣衾的精美。”

乐正子说：“这不能说是后丧超过了前丧，因为前后贫富不同罢了。”

乐正子去见孟子，说：“我已经告诉了鲁君，他本来打算看您，可是，有一个名叫臧仓的小臣阻止了鲁君，他因此就不来了。”

孟子说：“一个人要干一件事情，是有一种力量在促使他这样做；他不干这件事情，又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他这样做。干与不干，不是单凭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我不能与鲁君相会，是由于天命的支配，臧家那小子又怎能使我不与鲁君相会呢？”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巍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赧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说：“您如果在齐国执政，管仲、晏婴的功业可以再度兴建起来吗？”

孟子说：“你真是一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和晏婴。曾经有人问曾西道：‘先生，您与子路相比，哪个更强些呢？’曾西肃然起敬，说：‘子路是我先父所敬畏的人，我哪里敢和他相比？’那人又问道：‘那么，你和管仲相比，谁更强些呢？’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说道：‘你为什么拿我跟管仲相比呢？管仲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是那样的专一，执掌国家的政权又是那么长久，可是，他的功业又是那样微不足道，你怎么竟拿他与我相比呢？’”停了一会儿，孟子又说道：“管仲是曾西都不愿意与他相比的人，你说我愿意学习他的样子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晏婴辅佐齐景公扬名于诸侯，难道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不值得效法吧？”

孟子说：“拿齐国这样的大国去实行仁政，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照您这样说，我学生就更不懂了。况且以文王这样备高望重的人，又活了一百岁，都还没有使天下协调统一，武王周公又继承了他的事业，然后才使王政大行，统一了天下。现在您把实行王政，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难道文王还不能作为榜样吗？”

孟子说：“我们怎么能比得上文王呢？在商代，从汤王到武丁，这中间有六七十个圣贤的君主兴起，天下的人归顺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要改变就困难。武丁朝见诸侯，统一天下，就如把一件东西放在手掌里转动一样容易。商纣王虽然不好，但他距离武丁没有多久，那些勋旧世家上代流传下来的良好习俗，君主的良好作风，好政令，当时还存在着，又有微子、微子仲、王子比干、箕子和胶鬲这些贤德的人一齐来辅佐他，所

以过了很久，商纣王才失掉了天下。那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商朝的土地，没有一个百姓不是商朝的臣民，而文王那时是刚从百里见方的土地上兴起，所以这时文王要夺取天下就比较困难了。

“齐国人有句俗话说：‘纵然有聪明，不如趁形势；纵然有大锄，不如待农时。’当今之世，正是容易实行王政统一天下的好时候。夏、商、周三代最盛的时期，政令直接到达的区域从没有超过千里见方的，而齐国却有他们那么大的辖地了；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一直传到四方的边境，处处可以相闻，而齐国也有那么多的人民了；在齐国，土地不必再扩大，百姓不必再增多，如果实行仁政统一天下，是没有谁能够抵挡得了的。况且统一天下的圣贤之君的难于出现，没有比现在更难的了；老百姓被暴政所迫害，再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一个饥饿的人对食物是不加选择的，一个口渴的人对饮料也是很少挑剔的。孔夫子说过：‘德政的推行，比驿站邮亭传递上级的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老百姓心里的高兴，就如同把一个倒挂的人被解救下来一样。所以，‘事半功倍’只有在这个时才能做得到。”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肋，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

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

曰：“诌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人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可及也。’”

【译文】

公孙丑问道：“老师要是在齐国官居卿相的高位，能够有机会实行您的抱负，小则可以成就霸业，大则可以成就王业，那是不足为怪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有所恐惧怀疑以至于动心呢？”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

公孙丑说：“这样看来，老师您已远远超过孟贲了。”

孟子说：“做到这样并不难，告子的不动心比我还早呢。”

公孙丑又问：“做到不动心有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人家刺他的皮肤他一动也不动，刺他的眼睛他一眨也不眨，人家动了他一根毫毛，就像在大庭广众而前挨了一顿鞭子一样。他不愿受平民百姓的侮辱，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他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

成像刺杀普通百姓一样；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国君值得他敬畏，谁要骂了他，就一定要回敬。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于北宫黜，他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个样。如果先估计敌人力量的强弱然后才进攻，预计有必胜的把握时再与敌人交战，这种人若遇到人数众多的敌军时一定会害怕。我哪能一定要打胜仗呢？不过是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的养勇像曾子，北宫黜的养勇像子夏。两个人的养勇方法也不知哪个更好一些。我认为孟施舍能抓住培养勇气的要领简易可行。从前，曾子对他的学生子襄说：‘你爱好勇敢吗？我曾经从孔夫子那里听到过关于大勇的论述：自己反躬自问，正理不在我这一边，那怕对方是个普通百姓，我也不能认人家害怕我；自己反躬自问，正理如在我这一边，那怕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孟施舍虽然像曾子，他所据有的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到底不如曾子讲究占据正理的方法简易可行。”

公孙丑说：“我大胆地再问一声，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和不动心，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立即回答道：“告子曾说过：‘假若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气。’我认为：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气是对的；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便不去求助于思想，是不对的。因为思想意气是意气感情的主帅，意气感情是充满体内的力量。思想意志到了哪里，意气感情便在哪里表现出来。所以我说：‘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也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

公孙丑说：“您既然说‘思想意志到了哪里，意气感情便在哪里表现出来。’又说‘一个人应该坚守自己的思想意志，不要随便感情意气用事。’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回答说：“思想意志若专注于某一方面，他的意志感情也会随之转移；相反，一个人的意气感情专注于某一方面，他的思想意志也会受到影响，不能不为之波动。譬如跌倒和奔跑，这只是体气上专注于某一方面的震动，然而也不能不影响思想，造成心的浮动。”

公孙丑又问道：“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道：“我再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那一种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的。要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无所不在。那种气，必须跟义和道相配合，否则，就要显得软弱无力。那一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动所能取得的。只要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事，那么，这种气就会变得毫无气力了。所以告子从来不懂得什么是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之物了。而我们必须把义看成心内之物，一定要培养它，而不要故意做作；时时刻刻记住它，但也不能违背规律地帮它生长。不要学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嫌他的禾苗长得太慢，便一棵棵将禾苗拔高，然后非常疲劳地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一截！’他儿子跑到地里一看，禾苗都已枯死了。其实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以为培养工作没有益处而放弃不干

的，是种庄稼不锄草的懒汉；违背规律去帮助它生长的就是拔苗的人。这种助长行为，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伤害它。”

公孙丑问：“怎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呢？”

孟子说：“听了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片面性的所在；听了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失足的所在；听到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它错在哪里；听了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在哪里。这四种言辞，从思想中产生出来，必然会在政治上造成危害；如果把它体现在政治措施中，便会危害国家和各项具体工作。今后即使有圣人再度出现，也必然会赞成我所说的这些话的。”

公孙丑又问道：“宰我、子贡长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他们的长处，但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并不擅长。’而您既善于知言，又善于养浩然之气，言辞道德兼而有之，那么，您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

孟子说：“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子贡问孔子：‘老师您已经成了圣人吗？’孔子说：‘圣人，我做不到；我不过是学习不知满足，教人不嫌疲劳罢了。’子贡说：‘学习不知满足，这是智的表现；教人不嫌疲劳，这是仁的表现。具备了仁和智这两种高尚的品德，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圣人，连孔子都不敢自居，你却加在我头上，这是什么话呢！”

公孙丑说：“从前我曾听说过，子夏、子游、子张各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大体上具备了孔子的才德，但比不上他的博大精深。请问老师，您和上面这些人相比，与哪一个更接近呢？”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吧。”

公孙丑又问：“伯夷和尹伊怎么样？”

孟子答道：“他们处世的态度不一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他不去奉事；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他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昏乱就隐居起来，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以去奉事，什么样的老百姓都可以役使，天下太平也做官，天下不太平也做官，这就是伊尹的处世态度。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继续干下去就干下去，可以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这就是孔子的处世态度。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个人的愿望，就是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孔子他们不是一样的吗？”

孟子答道：“不。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

公孙丑又问：“那么这三位圣人有相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如果他们得到百里见方的土地、又被拥立为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归服，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杀一个无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问道：“请问，他们的不同又在什么地方呢？”

孟子说：“宰我、子贡和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即使过分一点说，他们也不至于对所喜爱的人怀着私情，虚加赞扬。宰我说：‘以我对老师的看法，他比尧舜都高明得多。’子贡说：‘见到一个国家的礼制，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教。那怕从百世以后，用同样的标准，依次来评价百世以来的君主，没有一个君主能背离孔子之道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出现一个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

物。’有若说：‘难道只有人类有高下之分吗？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丘，河海对于小溪流，何尝不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但孔子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了他那一群。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哪一个能像孔子那样伟大的。’”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凭着自己的实力，假借仁义之名去讨伐别人的。可以称霸于诸侯，这种称霸的人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凭借自己高尚的道德推行仁政的人，可以实行王道，使天下归服自己，实行王道就不一定以强大的国家为基础。商汤王凭借七十里见方的地方，周文王凭借的也是百里见方的小国。凭借势力征服别人的，别人不会心悦诚服，而是因为他力量不足的原因。凭借德行使别人归服自己的，别人会心悦诚服，就像孔子门下七十二位大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大雅》里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心悦诚服。’正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

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国君只要实行仁政，就会身享荣耀；不实行仁政，就会身遭屈辱。现在既然讨厌屈辱，却仍自处于不仁之地，这好比讨厌潮湿，却甘心居住在低洼的地方一样。如果真的讨厌屈辱，就不如重视德行，尊重贤能的人，使道德高尚的贤人在位，才华出众的人任职。国家安定了，趁着这个时机修明政治法典，纵使强大的邻国也一定会畏惧它的。《诗经·豳风》里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剥下桑根的树皮儿，把那门窗修理好。那住在下面的人们，又有谁敢来欺侮我呢？’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还真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呢！一个君主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现在国家安定，如果国君趁着这个时候，纵情游乐、懒问政事，这就等于自取祸害。祸害或者幸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诗经·大雅·文王》篇又说：‘人们应该与天命配合，为自己多找点幸福。’《书经·太甲》也说：‘天降的祸害，还可以躲避；自己作的罪孽，逃也无法逃脱。’正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说，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尊敬有道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让才德杰出的人各在其位，那么，天下的士子都会高兴，愿意到那个朝廷里来做官了；在市场上，提供储藏货物的场地，却不征收货物税，遇上货物滞销，便由国家按法定价格收购，不让货物长期积压在货场中，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都愿意把货物储放到那个货场上了；关卡上，只稽查行人的语言和装束，并不收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都愿意经过那里的道路了。对耕田的人，实行井田制，只助耕公田，不再征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都愿意在那里的田地上种庄稼了；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再征收额外的的顾役钱和地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都愿意在那里居住了。真正能做到这五项，那么邻国的老百姓便会对那里的国君像对待父母般地仰望和敬慕了。别国的国君假如企图进犯这样的国家，就好像是率领着儿女们去攻打他们自己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是没有能够获得

成功的。这样，就会无敌于天下了。无敌于天下的人就叫作‘天吏’如此而不能统一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译文】

孟子说：“人们都有一颗怜悯别人的心。古代帝王由于有这种怜悯别人的心，才施行了怜悯百姓的仁政，治理天下就像把一件东西放在手掌上转动那么容易。我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一颗怜悯别人的心，譬如突然看到一个无知的小孩将要跌到井里去了，都会产生一种惊恐同情的心情。这种感情的产生不是为了跟孩子的父母拉交情，不是为了在邻里朋友之间落得个好名声，也不是由于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做的。从这件事看来，任何一个人，要是没有同情人的心，那他简直不算个人；

没有羞耻的心，简直不算个人；没有礼让的心，简直不算个人；没有是非的心，简直不算个人。同情人的心，是仁的开端；羞耻的心，是义的开端；礼让的心，是礼的开端；是非的心，是智的开端。一个人有这四个开端，就如同他的身体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个开端，却自己认为无所作为的人，是自暴自弃的人；说他的君主是无所作为的人，是暴弃他的君主的人。凡是自身有这四个开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扩大开去，那就像是火刚开始点燃，泉水刚开始流出，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假使能扩大这四个开端，就可以保护天下的人民。使百姓安居乐业了；假使不能扩大这四个开端，那就连自家的父母也无法奉养了。”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造甲的人更不仁爱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能射伤人，而造甲的人又唯恐自己造的甲不能抵御刀箭，专为人求福的巫人和专为人制作棺材的人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职业不可不谨慎呀。孔子说过：

‘这地方有仁厚的风俗，人们便认为这个地方好，选择住处而不挑选有仁厚风俗的地方，这怎能说是聪明呢？’仁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全的住宅。没有人来阻挡你，你却不去行仁，这就是愚蠢。不仁、不智、无礼、无义，这种人只配做别人的奴仆。本应该是奴仆，却又以作奴仆为耻，正好比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真以为耻，不如好好地去行仁。行仁的人好比赛箭的人一样：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射箭姿势，然后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去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只是从自身找原因就是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

孟子说：“子路这个人，一听人家说他有错误，便表示高兴；大禹听了人家有益的话，便向人致敬。大舜比他们两个更伟大，他愿意跟别人一道行仁，舍弃自己不对的，接受人家正确的，乐意吸取别人的好处来行善，从他种庄稼、做瓦器、做渔夫一直到做天子，没有一处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过来的。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跟别人一同行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

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事奉；不是他理想的朋友就不去结交；不在恶人朝里做官，不与恶人讲话；在他看来，在恶人朝里做官，与恶人讲话，就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泥路上或者炭灰上一样。把这种厌恶坏人坏事的心情推广开去，他感到要是跟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而乡下人的帽子又歪歪斜斜地戴在头上，他便要抛开乡下人不理睬，径自走了开去，好像自己要被这个乡下人沾脏了似的。所以当时也有的诸侯用好言好语请他去做官的，他去不肯接受。他之所以不肯接受，这是由于他认为这些君主不理想，不屑于去接近他们。

“柳下惠却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他不以侍奉坏君主为耻，不以自己的官职小为卑下；入朝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但一定要按照他的准则办事；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自己穷困，

也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纵在我身边赤身露体，怎么能沾污了我了呢？’所以无论什么人都乐于同他在一起，并且一点也不会有失常态。别人挽留他，他便留住。他之所以一被挽留就也留下，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离开。”

孟子又说：“伯夷的心胸过于狭隘，柳下惠的处世态度又不大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孟子说：“得天时不如得地利，得地利不如得人和。譬如有一座城邑，它的内城三里、外城七里，敌人包围攻打它，却无法

取胜。敌人既然来围攻，一定是挑选了有利于战斗的日子来攻打；可是却无法取胜，这正说明得天时不如得地利。又譬如有一座城邑，它的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挖得不是不深，士兵的武器和盔甲不是不坚利，粮食也不是不多，可是当敌人来侵犯时，守城的士兵却弃城逃走，这足以说明得地利不如得人和。所以说：限制百姓不必靠国家的疆界，巩固国防不必凭借山河的险要，威服天下不必依仗武力的强大。得到正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失掉正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自己的亲戚也会背叛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整个天下的人都愿意顺从他。让天下都顺从的人去攻打连亲戚也背叛了他的人，所以，那些握有正义的君主要么不去打仗，若要打仗，就必然会获得胜利。”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疾，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可吊？”

王使人向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却遇上齐王派来的人传话道：“我本来是要来看您的，因患了感冒，不能吹风，如果您能来朝，我将临朝办事，不知道可不可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我不幸也得了点病，不能到朝廷里去。”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幸。公孙丑说：“昨天刚托辞谢绝齐王的召见，今天又去吊幸，这样做不大好吧？”

孟子说：“昨天有病，今天病好了。为什么不去吊丧呢？”

齐王派人来探看孟子的病，医生也同来了。孟仲子只得应付来说：“昨天大王召见，恰好先生病了，不能上朝。今天病稍好了点，已经上朝去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已到达朝中？”于是打发了几个人到路上拦住孟子说：“请您一定不要回家，先上朝中走一趟吧！”

孟子没有办法，只得去景丑氏家中去借宿。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以慈爱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对您很恭敬，却没有看见您对齐王是怎样恭敬的。”

孟子说：“哎呀！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拿仁义之道和齐王交谈的，难道真的认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心里无疑是这样想的：‘这样的君王哪里配跟他谈仁义之道呢？’我看，这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呢。我不是尧舜的治国之道不敢拿到齐王面前去陈述，所以，齐国人中没有一个赶得上我这样对齐王恭敬的。”

景丑说：“不，我说的不是指这个，《礼》中说：‘父亲召唤儿子时，只答应一声‘唯’便起身，不说‘诺’；君主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立即出发。’你呢，本来准备去朝见齐王，一听到王的召见，反而又不去了，这似乎与礼经上所说的不相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是我们赶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爱；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道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们少了些什么呢？’这些话如果没有道理，曾子难道会说吗？这大概是有道理的吧。天下公认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是一个，年龄是一个，道德是一个。在朝廷中，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龄，

在辅佐君主治理百姓方面自然以道德为上。他怎能凭着一个爵位来轻视我所具备的年龄和道德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臣子；若有什么大事要商量，就要亲自到臣子那里去。尊崇道德和乐于行仁政，如果不这样，便不足和他有所作为。因此，商汤王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太劳累就统一了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再以他为臣，于是不太劳累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各个大国，国土的大小都差不多，君主们的作风行为也不相上下，彼此之间，谁也不能超过谁，这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只喜欢用听话的人做臣子，却不喜歡能够指教他的人做臣子。商汤王对伊尹，齐桓公对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还不可以召唤，何况连管仲都不愿做的人呢？”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译文】

陈臻问道：“往日在齐国，齐王送给上等黄金一百镒，您不接受；后来在宋国，宋君送给黄金七十镒，您接受了；在薛，薛

君送给您黄金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往日的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的接受就不对了。老师在这两个相反的做法中，一定有一个是做错了的。”

孟子说：“都是对的。当在宋国的时候，我将远出旅行，对出门旅行的人一定要送点路费的，宋君当时说‘送上一点路费吧’，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当在薛地时，听说有人想暗害我，我须要有所戒备，薛君当时说‘听说您要作戒备，因此送点钱供您买兵器吧’，我又为什么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就没有什么理由，没有理由却要送钱给我，这等于用金钱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胡人之罪也”。

【译文】

孟子来到平陆，对那里的县令孔距心说：“你属下的战士，如果一天三次失职，你是否要将他开除呢？”

邑令说：“不必等三次，我就开除他了。”

孟子说：“可是，你失职的地方也不少了。在饥荒年岁，你治下的百姓们，老弱病残的辗转抛尸到山沟中，年轻力壮逃亡四方的，已将近千人了。”

邑令答道：“拯救这些灾民，不是我孔距心的力量所能办到的。”

孟子说：“现在假如有一人已经接受了放牧牛羊的任务，他一定要为牛羊找到牧场和草料。万一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是把牛羊送还给人家呢，还是站在那里看着牛羊饿死呢？”

邑令说：“这就是我孔距心的罪过了。”

后来，孟子朝见齐王时说：“大王的邑令我认识了五个，其中能认识到自己失职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个人。”于是把他跟孔距心的谈话为齐王复述了一遍。齐王听后说：“这也就是我的罪过呀！”

孟子谓蚺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蚺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蚺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译文】

孟子对齐国大夫蚺蛙说：“你辞去灵丘邑令，却请求去做治狱官，这似乎有道理，因为治狱官可以向君主进言。现在你当治狱官已经几个月了，还不能向君主进言吗？”

蚺蛙向齐王进言，齐王不听，因此辞官而去。

齐国有人议论这件事说：“孟子为蚺蛙的打算还是好的；可是他为自己的打算又怎么样呢，我就知道了。”

公都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职的人，不能履行他的职责时可辞官离去；有进言职责的人，他进了言不被采纳，也可以辞官离去。我既没有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我的行动，难道不是宽宽绰绰，有更多的自由吗？”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欢为辅行。王欢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译文】

孟子在齐国为卿，奉派出使到滕国去吊丧，齐王还派了盖邑的邑令王欢作副使。王欢同孟子整天在一起，往返于齐滕的道路上，孟子却从未和他商量过怎样行事。

公孙丑问道：“齐国卿的官职，不算小了；齐滕两国间的距离，也不算近，往返一趟您未曾和王欢商量过如何行事，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他既然把事情都办理了，我还说什么呢？”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无度，中古棺七寸，槨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忤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译文】

孟子自齐国到鲁国埋葬了母亲，又重新回到齐国，在嬴邑停留下来。

充虞请问道：“先前您不知我的能力差，承蒙看得起我，派

我去监督备办棺木。当时事忙，我没敢请示。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我觉得棺木过于华美了吧。”

孟子说：“上古时候，人们对棺槨的厚薄，没有具体规定，中古时候规定内棺厚七寸，外槨的厚薄也必须相称。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对棺槨都很讲究，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这样做了，才算尽了孝子之心。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当然不能称心；限于财力，不可能购买好棺木。同样也难称心如意。只要礼法允许而财力又能办到，古代人都这样做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而且，为了不使死者的遗体沾上泥土，这样做孝子的心不是可以称心如意了吗？我听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在父母身上去省钱。”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译文】

沈同以私人的身份问孟子道：“燕国可以讨伐吗？”

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能擅自把燕国交给别人，子之也不得擅自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假如这里有个谋求官职的人，你对他很喜欢，也不向齐王报告，便把自己的俸禄和官爵都私自让给他；而那个人，也没有得到齐王的命令便从你那里私自接受了俸禄和官爵，你说这样做可以吗？子哙和子之私自授受燕国的事和这个例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齐国人出兵讨伐燕国。

有人问孟子道：“听说您曾劝说齐国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没有这回事。沈同曾以私人身份问我，说‘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便真的使齐国出兵去讨伐了燕国。他如果再问，‘谁可以讨伐燕国？’我就会回答他道，‘只有天吏才可以去讨伐它。假如这里有个杀人犯，有人问道：‘这个杀人犯可以杀掉吗？’那么我就会说，‘可以杀掉。’假如他再问，‘谁可以杀他？’那么我就会回答说，‘只有治狱官才可以去杀他’。如今以一个跟燕国同样无道的齐国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劝他们这样做呢？”

燕人畔。王曰：“吾甚渐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父孰仁且智？”

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译文】

燕国人又反叛了齐国。齐王说：“我对孟子感到很惭愧。”

陈贾说：“大王不要难过。在仁和智方面，您和周公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强一些呢？”

齐王说：“哎呀！这是什么话！我哪敢同周公相比？”

陈贾说：“周公派管叔监督殷国，管叔却伙同殷国一起来反叛周朝。如果周公知道管叔会叛变却要派遣他，这是对管叔太不仁爱了；如果不知道而派遣他，这就说明他不够聪明。仁和智周公尚且没有完全做到，何况您呢？我愿意去看看孟子，

并向他作些解释。”

陈贾来见孟子，问道：“周公是个怎样的人？”

孟子说：“是古代的圣人。”

陈贾说：“周公派遣管叔监督殷国，管叔伙同殷国一起来反叛周朝，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有这回事。”

陈贾说：“周公是事先知道他要反叛却仍派遣他的吗？”

孟子说：“不知道。”

陈贾又问道：“那么，圣人也会犯错误吗？”

孟子答道：“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过错，难道不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吗？而且，古代的君子，有了错就改正；现在身居高位的君子，明知错了，还要将错就错。古代的君子，他们犯的过错，像天空发生的日蚀和月蚀一样，老百姓都可以看到；当他们改正错误时，老百姓也都能抬头看见。现在的君子，不但将错就错，而且还编造出一番假道理来为错误辩护。”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亩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已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

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译文】

孟子辞去官职要回故乡。齐王登门见到孟子，说：“以前我希望见到您都不可能，后来有幸能和您同朝共事，我感到十分高兴。现在您丢下我要回故乡去了，不知从今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到您吗？”

孟子答道：“这个，我只是不敢请求罢了，这本来是我的愿望呀。”

过了一些时候，齐王对时子说：“我想在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幢房子，用万钟粟米来供养他的门徒，使我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向孟子说说我这个打算呢？”

时子托陈子把这话转告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嗯；那时子哪里知道这件事是做不得的，如果我想发财，辞去十万钟的禄米却来接受这一万钟的赏赐，这难道是贪图财富吗？季孙说过：‘子叔疑这个人真奇怪，自己要做官，人家不信任他也就罢了呗！却又要他的子弟去做卿。谁不想做官发财，但是他却在做官发财中有一种垄断行为。’怎样叫做垄断呢？古代的交易，人们都拿着自己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这种事情由有关的部门去管理就是了。却有一个卑鄙的生意人，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并东张西

望，恨不得把所有交易的好处由他一网打尽。别人都觉得那个生意人卑鄙，因此向他抽税，向商人征税便从此开始了。”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译文】

孟子离开齐国，中途在昼邑住宿。有个来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恭敬地坐着跟孟子说话。孟子没有回答他，却靠在小几上打起盹来。

来人很不高兴地说：“学生我先一天斋戒了，然后才敢来见您说话，先生却打起盹来，我说话连听也不听，这样我就不再再来求见您了。”

孟子说：“坐下来！我明白地告诉你。从前鲁穆公要不是经常有人留在子思身边，就不能把子思留下来；泄柳和申详如果没有人在鲁穆公身边，他们也就不能安下身来。你替长者打算，赶不上子思时代鲁穆公为子思着想的，你劝我留下，这到底是你跟长者决绝，还是长者跟你决绝呢？”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译文】

孟子离开了齐国，尹士对人说：“不知道齐王成不了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那就是孟子没见识；知道他不行，可还是来到了齐国，那就是贪图富贵。跑了一千多里路来见齐王，由于意见不相投而离去，住了三宿才走出昼邑，为什么这样慢腾腾的呢？我就对这一点不高兴。”

高子把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那尹士怎能了解我呢？跑了一千多里来见齐王，这是我的愿望；由于意见不相投而离去，这难道是我的愿望吗？这只是不得已罢了。我住了三宿才走出昼邑，在我的心里

还认为快了一点呢！我想齐王也许会改变原来的态度吧！齐王如果改变态度，就一定会把我召回去。我走出了昼邑齐王却不来追我回去，这样我才坚定了回乡的打算。即使这样，难道我愿意舍弃齐王吗？我认为齐王还是可以办好政事的。齐王假如用了我，何止齐国百姓得到安居乐业，天下的百姓也会得到安居乐业的。齐王也可能改变态度，我天天盼望着呀！我难道会像那种小人的样子么：他向君主进谏，没有被采纳就发脾气，满脸不高兴，离开那个国家时还要猛跑一日，非走得无一点力气才停住脚步吗？”

尹士听到这些话后，说：“我真是个没有见识的小人啊！”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译文】

孟子离开了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您好像有点不愉快的样子。以前我听您说过：‘一个道德修养高的君子是既不埋怨天也不责怪人的。’”

孟子说：“那时有那个时候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隔五百年就会有一位推行王道的圣贤君

主降生，这其间也还会有一些才德有名于当世的人才出现。从周朝开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年了。论年数，已超过了五百年；论时势，现在正该是圣君贤臣出来的时候了。上天不想让天下太平也就罢了，上天若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的世上，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译文】

孟子离开了齐国，在休地住下。公孙丑问道：“做官却不接受俸禄，这是古代传下来的法规吗？”

孟子说：“不是。在崇地，我见到了齐王，回来便有离开的打算，不想改变，所以不接受俸禄。不久，齐国发生了战事，不便请求离开。便长久地留在了齐国，这不是我的心愿。”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成阼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

【译文】

滕文公做太子时，要出使到楚国去，路过宋国，便去看望孟子。孟子给他讲了人性善的道理，在交谈时孟子开口不离尧舜。

太子从楚国回来时，又去会见了孟子。孟子说：“太子怀疑我的话吗？道理只有一个罢了。成阼对齐景公说：‘他是个男子汉，我也是个男子汉，我为何要怕他呢？’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人，有作为的人也应该像他那样。’公明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现在滕国虽小，假如将土地取长补短，也将有五十里见方，还是可以治理成一个好的国家。《书经》上说：‘如果服药后不能使人头晕目眩，那个病是不会痊愈的了。’”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飧粥之食，

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译文】

滕定公去世了，太子对他的师傅然友说：“前些时我在宋国曾与孟子交谈过，我心里始终不能忘记。现在不幸遭到父亲去世的大变故，我想请你去问问孟子，然后再举办丧事。”

然友到邹国向孟子请教。

孟子说：“太子能问及这样的事，这不是很好的吗？办理父母的丧事，本来是做孝子的人应该尽心尽力的。曾子说过：‘父母在世时，按礼仪的规定去奉事；父母去世时，按礼仪的规定

去安葬，去祭祀，这就可算是尽孝了。有关诸侯丧葬的礼仪，我没有学习过；但是，我曾经听说过：父母去世后，孝子守孝三年，穿缝了边的粗布孝服，喝着稀粥，上自天子，下至老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没有例外。”

然友回国作了汇报，太子决定守孝三年。滕国的父老及百官都不同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的历代君主都没有行过三年之丧，我们的先代君主也没有实行过，到您这里却要改变祖宗的做法，这是不应该的。况且《志》书里说过：‘丧葬和祭祀要遵照祖先的成规办事。’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样做，是从前代传统继承下来的。’”

太子对然友说：“我以前不曾好好研究学问，只喜欢骑马舞剑，现在父老和百官都不满意我的做法，我担心我对于这次丧礼不能办得尽心尽力，请你再替我去问一下孟子。”

然友又一次到邹国向孟子请教。

孟子说：“是呀，这件事是不能求之于外人的。孔子说过：‘君主去世，太子将一切政事全委托给首相去料理，喝着粥，面色深黑，就临孝子之位就哭泣，大小官吏没有人敢不悲哀，因为太子亲身带头的缘故。’在上位的有什么爱好，在下面的人一定爱好得更厉害。君子的德好像风，小人的德好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这一件事完全取决于太子。”

然友又向太子作了报告。

太子说：“对呀！这件事应当取决于我。”

于是太子在丧庐里居住了五个月，不曾发号施令。朝中百官和王族的人都很满意，说太子懂礼。等到安葬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葬礼仪式，太子面色悲伤，哭泣哀痛，来吊丧的

人看了都很满意。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咏，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富不仁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这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眈眈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华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

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译文】

滕文公向孟子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

孟子说：“百姓生产的事是刻不容缓的。《诗经·七月》里说：‘白天取茅草，夜晚绞绳咏。急急忙忙修房屋，又要开始种百谷。’老百姓有一个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如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以处罚，这等于设罗网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君主却做出陷害百姓的事情来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务必做到处事恭谨、节省用度、有礼貌地对待臣下，特别是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阳虎曾经说过：‘要发财致富，便不能讲仁爱，要讲仁爱便不能发财致富。’夏朝每家授田五十田，赋税行的是‘贡’法，商朝每家授田七十亩，赋税行的是‘助’法，周朝每家授田百亩，赋税行的是‘彻’法，实际上征的税率都是

十分之一。‘彻’有通的意思；‘助’有借助的意思。古人龙子说：‘土地的税制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所谓贡法，就是计量、比较几年的收成而确定一个税收的定数。丰收年成，到处是粮食，多征收一些也不算暴政，却并不多收；灾荒年成，每家的收获还不够第二年肥田的费用，也非收足那一定的数额不可。一国的君主号称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整年地辛苦劳动，而结果连爹娘都不能养活，还得借高利贷以便缴足规定的赋税，终于使一家老小抛尸在山沟之中，这为民父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对做大官的人都赐给土地，使他们的子孙世代都有田租收入，这在滕国本来早就实行了。《诗经·小雅》里说：‘上天首先降雨到公田，然后再普遍滋润我的私田。’只有实行助法才能有公田，从这篇诗看来，虽在周朝也是实行的助法。

“百姓的生活有了保证之后，还要设立‘痒’、‘序’、‘学’、‘校’来教育他们。‘痒’是教育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陈列的意思。地方的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痒’；至于大学，三代都称作‘学’。那目的都是向学生阐明并教导他们明确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伦关系及其行为准则。诸侯卿大夫明白了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行为准则，百姓们自然就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再有圣贤的君主兴起，也一定会来学习效法，这样便做了圣王的老师了。

“《诗经·大雅·文王》篇说：‘周国虽是个古老之邦，它却受命建立新朝。’这诗句是赞美文王的业绩的。你只要努力做下去，也会使你的国家气象一新。”

滕文公又差遣毕战来向孟子询问井田制度。

孟子说：“你的国君要行仁政，选派你来问我，你必须努力完成使命，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分和清理田界着手。田界没划分清楚，井田的大小就不能均匀一致，做官的人从封地里得到的作为俸禄的田租就不能公平合理。所以那些暴君和贪官总是把正确的田界搞乱。田间的限界正确了，分配土地给百姓和给做官的制定俸禄，便可以很容易地做出了决定了。”

“滕国的土地狭小，但也有官吏，也有百姓。没有官吏，便不能治理百姓；没有百姓，便不能养活官吏。我建议你们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用十分抽一的贡法，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的圭田规定为五十亩；如果他家还有剩余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再给田二十五亩。这样无论丧葬或者搬家，大家都不离开本乡本土。共耕一个井田的各家，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守盗贼，互相帮助；一家有了病人，大家共同照顾，那么百姓之间便亲爱和睦了。在每一平方里的土地上划为一个井田单位，一个井田单位共有田九百亩，中间的百亩是公田，八户人家各耕私田一百亩，八家须要共同耕好公田；公田里的农活完毕了，然后才去干私田的活，这就是区别官吏和百姓的办法。这里所说只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至于怎样修饰调度，那就要靠你们的君主和你了。”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器，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

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今也南蛮瞿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译文】

有一位研究神农氏学说的学者名叫许行，从楚国来到了滕国，亲自拜见滕文公，对他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要实行仁政，愿意得到一个住所，做您的百姓。”文公给了他住所。他的门徒几十人，都穿着粗麻布衣，靠编草鞋、织席子为生活。

儒者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都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实行圣人的仁政，那么您也是圣人了，我们愿意做圣人的百姓。”

陈相见了许行后十分高兴，全部抛弃了他原来所学的儒家学说，转而向许行学习。

陈相去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道：“滕君的确是个贤君；不过，他还不懂得做贤君的道理。贤君应该同老百姓一同种地才有饭吃，还要做饭吃，也要管理国家的政事。现在滕国有储粮的仓库和存放财物的府库，这是侵害百姓而得来的，这又怎么称得上贤德呢？”

孟子说：“许子一定是自己种了庄稼然后才吃饭么？”

陈相说：“是这样。”

孟子说：“许子一定是自己织了布然后才穿衣服吗？”

陈相说：“不；许子穿粗麻布衣。”

孟子说：“许子戴帽子么？”

陈相说：“戴帽子。”

孟子说：“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戴白绢帽子。”

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那样会妨碍种庄稼。”

孟子说：“许子用陶锅做饭、用铁农具耕地么？”

陈相说：“对。”

孟子又问：“这些炊具和农具是他自己制造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农夫用粮食换炊具和农具，不能算是损害了陶瓦工和冶铁工；陶瓦工和冶铁工也用他们的饮具和农具换粮食，难道能说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子为什么不亲自烧窑炼铁，做成各种器械，什么东西都储备在家中随时取用？为什么

许子要这样一件件地和各种工匠做交易？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呢？”

陈相答道：“各种工匠的活本来就不可能与种地同时去干的。”

孟子说：“那么治理天下的事难道就可以与种地的活同时去干吗？做官有做官应做的事情，当百姓有当百姓应做的事情。况且一个人身上所需用的东西是百工供给的，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的东西才去用，这简直是率领天下人疲于奔命呀！所以说：有的人劳动脑力，有的人劳动体力；脑力劳动者去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原则。

“当尧的时候，天下还不安定，洪水横流，泛滥成灾，草木生长茂盛，禽兽繁殖得很快，谷物没有收成，恶禽猛兽危害人类，它们的足迹遍布中原大地。尧一个人为此忧虑，就把舜选出来全面负责治理工作。舜又任命伯益为火正，伯益就放火焚烧了山林和草泽，使禽兽逃跑隐避。禹又疏通九河，治理了济水和漯水，引流入海，又挖掘了汝水汭水、疏通了淮水泗水，引导流入长江，然后中原地区才得以耕种。在这个时候，禹在外面奔忙了八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空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想耕种，又哪里能顾得上呢？

“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割，种植五谷，谷物成熟了，百姓也得到了养育。人类有人类的生活规律，光是吃饱了，穿暖了，住得舒适，要是没有教育，就会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对此深为忧虑，便任命契为司徒，主管教育，教给人们以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父子之间要相亲爱，君臣之间要有礼仪，夫妇之间

要有内外之别，长幼之间要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要有信用。尧说：‘对广大百姓，要慰劳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再加以提携和教育。’圣人这样辛勤地为百姓操劳，还有空余时间去耕田吗？

“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得不到禹和皋陶为自己的忧虑，以耕种不好田地为自己的忧虑，那就是农夫。把钱财分给别人叫做惠，把好的道理教给别人的叫做忠，为天下百姓找到杰出人才的就叫做仁。因此说，把天下让给别人比较容易，而替天下找到出色人才却困难些。所以孔子说：‘尧作为帝王的确是伟大的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对尧的无边圣德，百姓们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舜也是了不起的帝王呀！那么使百姓敬服地坐了天下，自己却不享受它，占有它！’尧舜的治理天下，难道不用脑力吗？只是不用在种庄稼上罢了。

“我只听说过用中国的文化习俗去改变边远落后民族的事，却没听说过用落后民族的文化习俗来改变中国的。陈良原是在楚国生长的，他喜欢周公和孔子的学说，所以跑到北方来向中国学习。北方的学者还没有哪个能超过他的。他真算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你们兄弟向他学习了几十年，可是老师一死，你们就背叛他。从前孔子去世，他的弟子守孝三年已满，整理好行李将要回去，到子贡的住处去告别，他们相对而哭，泣不成声，这才回去。子贡又回到墓地重新筑屋，独自住了三年，然后才回去。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有点像孔子，想要用尊敬孔子的礼来尊敬他，要勉强曾子同意这样做。曾子说：‘不行；譬如曾经用江汉的水洗濯过，曾经在夏日的阳

光下曝晒过，真是洁白得无以复加了。谁能再比得上孔子呢？’如今许行这个南方蛮子，说话怪腔怪调，也来指责我们古圣先王之道，你们却背叛了你们的老师去向他学习，那么和曾子对待孔子的态度正好相反了。我只听说鸟儿总是从幽暗的山谷迁移到高树上的栖息，却没有听说从高树上迁下来到幽暗的山谷中去安家的。《诗经·鲁颂》说：‘要攻击戎狄，痛惩荆舒。’周公正是要攻击他们，你们却向这样的人学习，你们实在是不善于变通的人啊。”

陈相说：“按照许子的办法去做，就可以使市场上的物价都一个样，国里面就没有弄虚作假的了。哪怕是身高不满五尺的孩子上市场去买东西，也不会有谁欺骗他。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价钱便一样；麻线丝绵的轻重一样，价钱也一样；谷米的多少一样，价钱也是一样。”

孟子说：“各种东西的品种质量不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价格有的相差一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甚至相差千倍万倍，你要它们的价格完全一样，这简直是在扰乱天下呀！好鞋和坏鞋一个价钱，谁还愿意去做好鞋呢？听从许子的学说，这是在带领着人们去弄虚作假，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

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讎桎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怵然为间，曰：“命之矣。”

【译文】

墨家的门徒夷之通过徐辟要来求见孟子。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他，不过现在我病了，等病好了，我要亲自去看他，夷子不要来了。”

过了一些时候，夷之又要来见孟子。孟子说：“我现在可以和他见面了。不过，不说直话，真理就表现不出来，我就说说直话吧。我听说夷子是墨家的门徒，墨家办理丧葬，以节俭为合乎道理；夷子还想用薄葬来改革天下，自然认为不薄葬是不足贵的；但他埋葬自己的父母亲却相当丰厚，这不是拿他所轻贱所否定的葬礼来对待他的父母亲了。”

徐子把孟子的话告诉了夷子。

夷子说：“儒家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帝王对待老百姓就像爱护婴儿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认为爱是没有差别的，但实施这种爱，应该从自己的父母开始。”

徐子把夷子的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夷子难道真的认为爱他的侄子和爱邻居的婴儿是一样的么？夷子不过抓住了这一点：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到井里去了，这自然不是婴儿的过错。这时无论是谁见了都会去救的，夷子认为这是爱无次等，其实这只是恻隐之心罢了。况且天生万物，只有一个根源，就人来说只有父母；而夷子却说有两个根源，说我的父母和人家的父母没有差别，主张兼爱。大概上古时候曾有过不埋葬父母的人，他的父母死了，就把他们的遗体抛到山沟里去。后来他路过那里，看见狐狸在吃他父母的尸体，苍蝇蚊子也咀吮着尸体，那个人头上不禁流着悔恨的汗，斜着眼睛望望，也不敢正视。这种流汗，不是给别人看的，实在是由于心中悔恨而在颜面上表达出来的。大概他回去取来了铁铲和畚箕掩埋父母的尸体，掩埋的尸体当然是对的，那么，孝子仁人掩埋他的父母，自然有他的道理了。”

徐子把这话告诉了夷子，夷子怅惘地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懂得了。”

滕文公章句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胥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译文】

陈代说：“不愿去拜见诸侯，似乎显得太拘泥小节了吧；如果现在去拜见他们，从大处说可以使他行仁政，帮助他们统一天下，从小处说，也可以富国强兵，帮助他们称霸于中国。而且《志》书上说：‘被屈折的不过一尺，而得伸直的却是八尺，’

这样的事应当说是可以干的。”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去打猎，用饰有羽毛的旗子召唤管园囿的小吏，小吏不肯来，景公将要杀掉他。一个仁人志士正直不屈，不怕遭到杀戮，弃尸山沟，一个大勇的人不怕杀头。孔子对于管园小吏取他哪一点呢？就是取他不是自己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他便不往前来。如果我不待诸侯以礼相招，便去拜见他们，那算什么呢？而且你所说的被屈折一尺，却能伸直八尺的话，只是从获得利益的观点上着眼的。如果只从获得利益的观点上着眼，那么只要能得到利益，即使有被屈折八尺，伸直一尺的事，难道也可以干吗？从前赵简子派王良替他的宠臣奚赶车，奔跑了一天也没有打到一只鸟，奚回来对赵简子说：‘王良是天下最拙劣的赶车工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对赵简子说：‘请让我再给他赶一次车吧。’奚勉强答应了，一个早上就打了十只鸟。奚回来后又在赵简子面前夸奖王良道：‘王良真是天下最好的赶车工了。’赵简子说：‘那么我就派他专替你赶车吧。’把这事告诉了王良，王良不答应，说：‘我按赶车的规矩为他赶着车奔驰，却整天打不着一只鸟；不按赶车的规矩去赶车，一个早上就打了十只鸟。《诗经·小雅》说过：‘按规矩驱车奔驰，箭一发射中目标。我不习惯替小人赶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一个赶车的人尚且以与一个拙劣射手合作为可耻；合作后纵然获得的禽兽堆积如山，他也不肯去干的。假若我们先屈辱自己的志向和主张去追随诸侯，那又为什么呢？况且在这件事上你错了：凡是枉屈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使别人正直的。”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的诸侯都害怕，假若他们安静下来，天下就平安无事了。”

孟子说：“这样的人又怎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成人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以训导；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以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警惕，不要违背你丈夫。’从顺从为最大的原则，这是妇女之道。至于男子，应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走在天下最光明的大道——‘义’上；得志的时候，跟百姓一起沿着这条大道前进，不得志时便坚持自己的人生原则，高官厚禄不能乱我的心，家贫位卑不能改变我的志向，威力相逼不能使我为之屈节，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呢。”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译文】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

孟子说：“做官。传记里这样说过：‘孔子只要三个月没有君主任命他做官，就感到心神不安，离开国境时，一定要随身携带着晋见别的国君的礼物。’公明仪也说：‘古代的人三个月不奉事君主，亲戚朋友便要登门去安慰他。’”

周霄又问道：“三个月没有君主奉事便去慰问他，不是太

着急了些吗？”

孟子说：“士人失掉职位，就像诸侯失了国家一样。《礼》书上说：‘诸侯亲自参加耕种，就是用来供给祭品；诸侯夫人亲自养蚕缫丝，就是为了供给祭服。祭祀用的牲畜养得不肥壮，谷物不洁净，衣服不完备，不敢用来祭祀，士人要是没有供祭祀用的田地，也不能祭祀。’牛羊、祭具、祭服不具备，不敢用来祭祀，也不能举行宴会，这样还不应该去安慰他吗？”

周霄又问：“离开国境一定要携带着拜见别国君主的见面礼，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答道：“士人要做官，就跟农夫要种田一样，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国界而抛弃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魏国也是一个有官可做的国家，我还没有听说过找官位有这样急迫的。找官位既这样急迫，君子却又不轻易做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男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他找个妻室；女孩子一生下来，父母便希望给她找个婆家。父母这样的心情，个个都有，但是，若是不待父母开口，不经过媒人介绍，自己便钻洞扒门缝互相窥望，爬过墙头去私会，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士都要轻视他。古代的人并非不想做官，但却讨厌那种不经过正当门路而去找官做的作法，这与男女钻墙打洞偷情私会是一样的行径。”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

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译文】

彭更问道：“随从的车子几十辆，带领的随从几百人，在诸侯之间辗转受到款待，这样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孟子说：“要是不合理，就是一筐饭也不可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以为过分，难道你以为过分了吗？”

彭更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士人不干具体事，却白吃人家的饭，那是不可以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实行各司其业，互相交换劳动产品，使各行业的人都拿自己的多余产品去补充别人的不足，那么农民就会有多余的粮食，妇女就会有多余的布匹，你要是实行产品交换，那么，木匠、车工就能从你那里得到粮食，假若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回到家里就孝敬父母，走到外面就尊敬长上，谨守古代圣王的法规，用这个人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这里得到吃的；那么，你为什么尊重木匠和车工，却轻视仁义之士呢？”

彭更说：“木匠和车工，他们的动机本来就是谋饭吃的；君子的研究学术，推行王道，那动机也是谋饭吃的吗？”

孟子说：“你为什么专议论他们的动机呢？他对你有功绩，你认为可以给他饭吃就给他饭吃，况且你是根据他们的动机给他们饭吃的呢？还是根据他们的功绩贡献才给他们饭吃的呢？”

彭更说：“根据动机目的。”

孟子说：“现在有个泥水匠人，打碎了你屋上的瓦，又划破了你粉刷好的墙壁，他的动机在于要饭吃，那么你给他饭吃吗？”

彭更说：“不给。”

孟子说：“那么，你给人饭吃就不是凭他的动机，而是根据他的功绩的了。”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

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译文】

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家，现在要实行仁政，而齐楚两国却因此妒恨它，要出兵攻打它，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当初商汤居住在亳城，与葛国相邻，葛伯十分放肆，不守礼法，不祭祀鬼神。汤派人去责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呢？’葛伯回答说：‘没有牛羊做祭品。’汤又派人把牛羊送给他，葛伯就把牛羊宰吃了，也不拿去供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他：‘为什么不祭祀呢？’回答说：‘没有供祭祀用的粮米。’汤便

派亳地的百姓去替他耕种，老弱的人便去给耕田的人送饭。葛伯却带着他的百姓拦截那些携带着酒酱饭菜的送饭人，不给就把送饭人杀掉。有个孩子也带着肉食和饭去送饭，葛伯他们抢走了饭菜，把小孩子也杀了。《书经》上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就是说的这件事。因为他杀死了这个送饭的小孩子，汤才出兵讨伐他，普天下的人都说：‘汤不是想夺取天下的财富，而是为百姓们报仇。’《书经》中还说：‘汤讨伐有罪的人，是从葛伯开始的。’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征伐，在天下还没有遇到敌手。向东方出兵讨伐时，西方的部族便要埋怨，向南方出兵讨伐时，北方的部族便要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而不先来攻打呢？”老百姓盼望汤的讨伐军队，就像在大旱的日子里盼望着下雨一样。即使在作战时，生意人没有停止买卖，种地人没有停下耕耘。惩罚那些暴虐的君主，安抚无辜的百姓，就像天降下一场及时雨一般，老百姓都很高兴。《书经》中说：‘恭候着我们的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不再受罪了。’《书经》中还记载：‘攸国不愿臣服于周，周武王便东征讨伐它，来安定那里的男男女女，他们也把黑色和黄色的绸帛放在筐子里，请求介绍和周武王相见，得到光荣，愿作大周的臣民。’这说明了周朝初年东征攸国的情况。攸国的官员把黑色和黄色的束帛装满筐子来迎接周朝的官员；那些百姓提着饭筐和酒酱去迎接周朝的士兵。可见周武王的出师征讨，只是为了把百姓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而杀掉残暴的君主罢了。《书经·泰誓》中说：‘我们的威武要发扬，进攻到邠国的疆土上，杀掉那残暴的君王，张大杀伐之功，这功绩比商汤还辉煌。’不实行仁政便罢了；如果实行仁政，天下的人都扬起头来盼望着，要拥护他

为天下的君主；齐国和楚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想使你的君主学好向善吗？我明白地告诉你。假若有个楚国的大夫在这里，想使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那么是要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要楚国人来教他呢？”

戴不胜答道：“要齐国人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旁边打扰他，那么，尽管天天用鞭打他，要他学好齐国话，也是办不到的；要是把他带到齐国的临淄庄、岳的闹市上住数年，那么你就是天天用鞭子打他，要他再讲楚国话，也是办不到的。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推荐他住在宋王宫中，如果住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长、年幼、地位低、地位高的都像是薛居州一样的好人，那么宋王又能跟谁去干坏事呢？如果住在王宫中的人，年长、年幼、地位低、地位高的都不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么

宋王又能跟谁去干好事呢？一个薛居州又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译文】

公孙丑问道：“您不愿主动地去拜见诸侯，这是什么意思？”

孟子说：“在古代，没有做诸侯的臣子，便不去拜见他。段干木跳墙避魏文侯，泄柳关起门来不接待鲁缪公的访问，这些都做得太过分了；要是对方逼着要见你，还是可以见的。阳货想让孔子来见自己，但又怕失礼，按当时的规矩，大夫如果把东西赏赐给士，当时士如果不在家，不能亲自接受拜谢，便要亲自到大夫家里去答谢。因此阳货探听孔子不在家的时候，给他送去一个蒸小猪；孔子也探听阳货不在家时，才去答谢。当时，阳货要是不耍花招，先去看孔子，孔子哪会不去回拜他呢？曾子说：‘竦起两肩，装出一副讨好的笑脸，这比夏天在园地里’

干活还要累。’子路说：‘分明不愿意同这个人交谈，却要勉强去和人家说话，脸上又表现出惭愧的神色，这种人我是不赞成的。’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一个君子应该怎样来培养自己的品德和操守就可以知道了。”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人，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诋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译文】

戴盈之说：“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废除关卡和商品的赋税，今年还不能做到，打算先减轻一些税收，等到明年，再全部实行，怎么样？”

孟子说：“譬如现在有个人，每天偷他邻居家一只鸡，有人告诫他说：‘这不是一个君子应该有的行为。’他回答道：‘请先减少一点吧，那就一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洗手不偷。’如果已经知道那件事做得不对了，就应该立即住手，为何要等到

明年呢？”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先生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实在是不得已而辩论呀！人类社会产生已很久了，治世和乱世总是交替出现的。

“当唐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到处泛滥，到处被龙蛇盘居，老百姓无处安身，低洼地方的人只好在树上搭窝，高地的人便凿成相连的穴洞。《书经》中说：‘洪水警诫了我们。’洪水是什么，就是洪水。命令禹来治理，禹疏通河道，把洪水导入海中，又把龙蛇驱赶到草泽中去；水顺着河道流动，长江、淮水、黄河和汉水都是这样。洪水给人们的危险已消除了，为害人们的鸟兽也没有了，然后人们才得以回到平地上来安居。

“尧舜去世后，圣人的治国之道就衰微了，暴虐的君主不断出现，他们拆毁民房挖成深池，使百姓无处安居；破坏农田改作园林，使老百姓缺吃少穿。荒廖的学说、残暴的行为随之而起，园林、深池、草泽一多，禽兽也就来了。到了商纣王的时候，天下又发生了大乱。于是周公辅佐武王，出兵攻打纣王，把纣杀了，又讨伐奄国，三年之后又把奄君杀了，并把飞廉赶到海边，也加以杀戮，被灭的国家一共五十个，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赶到远方，天下的百姓非常高兴。《书经》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绩多么伟大！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直到后代，使大家都正确而没有缺点。’

“太平之世和仁义之道又逐渐衰微，荒廖的学说，残暴的行为不断发生，有臣子杀死君主的，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对此深为忧虑，就著作了《春秋》这部历史书。著作历史，就有

所赞扬和指责，这本来是天子的职权，孔子不得已而做了。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春秋》这著作吧！责骂我的，恐怕也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

“圣明的君主也没有再出现，诸侯们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一般士人也乱发议论，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盛极一时，天下人的主张，不属于杨朱派，就属于墨翟派。杨朱派主张一切为了自己，这是目无君主；墨翟派主张不分亲疏，一视同仁，这是目无父母。目无君主和目无父母，这是禽兽的行为。公明仪说：‘厨房里摆着肥肉，马棚里养着肥马；老百姓却饿得面黄肌瘦，野外到处躺着饿死者的尸体，这如同是带领着禽兽去吃人。’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无法发扬，这便是荒谬的学说欺骗了百姓，而阻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也就等于带领着禽兽去吃人，也必将出现人吃人的惨象。我为此十分忧惧，所以出来捍卫先代圣人的学说，反对杨朱和墨翟的学说，驳斥他们的错误言论，使荒谬的学说得不到传播。这种荒谬的学说是从心里产生出来的，就会危害工作，危害了工作，也就危害了政治。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会赞成我这番话的。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天下就太平了；周公征服了夷狄，赶走了猛兽，百姓才得到安宁；孔子著作了《春秋》，叛乱的臣子、不孝的儿子才感到害怕。《诗经·鲁颂》说：‘攻打戎狄，惩罚荆舒，就没谁敢抵挡我了。’那些目无君主和父母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谬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这三位大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实在是不得已啊！凡是能以言论来反

对杨朱、墨翟学派的人，也就是圣人的门徒了。”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蠮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纆，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已频颡曰：‘恶用是纍纍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纍纍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译文】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一个真正廉洁的人吗？他住在於陵，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由于饥饿，耳朵没有了听觉，眼睛没有了视觉。井上有个李子，已被金龟子吃掉了大半，他爬上前去，拣起这个李子来就吃，吞咽了三口，耳朵才有了听觉，眼睛才有了视觉。”

孟子说：“在齐国的人士中，我肯定将陈仲子看作首屈一指的人物。尽管如此，陈仲子又怎能算得上廉洁呢？如果要完全实现陈仲子的操守，那只有把人变成蚯蚓才可以办到。蚯蚓这种虫，在地面上吃干土，在地面下喝泉水。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还是盗跖建造的呢？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还是盗跖种的呢？这些都是不知道的。”

匡章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亲自编织草鞋，他妻子绩麻搓线，拿去交换来的。”

孟子说：“陈仲子出身于齐国的世族大家，他哥哥陈戴，封地盖邑每年能收到禄米几万石；他却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财物，就不食用；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产业，就不居住，避开了哥哥，离开了母亲，独自住在於陵。有一天回家来看望母亲，正巧遇上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陈仲子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呃呃叫的东西做什么呢？’有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拿鹅肉给他吃。正巧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就是那个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呀！’陈仲子一听，便跑到外面去，把吃的鹅肉全吐出来了。母亲的东西便不吃，却吃妻子的东西；哥哥的房子不住，却住在於陵，这还能算是极端廉洁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把自己变成蚯蚓，然后才能把廉洁推向顶点吧。”

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道，可谓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生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译文】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般那样巧的手艺，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辨音能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那样高明的治国之道，如果不实行仁政，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现在有些诸侯，虽然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声望，可是老百姓却蒙受不到他们的恩惠，他的政治措施，也不足以为后世所效法，就是因为不能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所以说，光有好心，还不足以治理好政治；光有好办法，而好办法自己也行动不起来，只有好心和好办法密切配合，才能做到法行政举。《诗经·大雅》里说：‘不犯过错，不昏不妄，遵循先王的典制法章。’遵循古先圣王的法规办事而犯过错，是从来没有的事。圣人既竭尽自己的目力，接着又用圆规、曲尺、水平仪和墨绳来造就方的、圆的、平的、直的各种东西，那些东西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竭尽自己的听力来辨音，接着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这种经过校正的音调也就用之不尽了；圣王既竭尽心力来考虑政事，接着又实行了仁政，这样他的仁爱便覆盖天下万民了。所以说，堆高台就必须凭借丘陵高地，挖深池就必须利用原有的河流沼泽。办理政事不凭借古先圣王之道，能说是明智的吗？

“所以只有仁爱的人才适合处在较高统治地位上；不仁爱的人处在较高的统治地位上，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众人。在上面的统治者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百姓便没有法律制度，朝廷

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违犯义理，百姓触犯刑法，这样国家若还能生存，那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开垦，经济不富裕，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上面的统治者没有礼仪，在下面的百姓没有受到教育，违法乱纪的人都起来了，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

“《诗·大雅》里又说：‘上天正在制造动乱，不要多嘴妄言。’‘泄泄’和‘沓沓’差不多，都是多嘴多舌的意思。奉事君主不问做得对不对，进退不讲究礼法，开口便诋毁先代圣王之道，这种人跟多言无义的‘沓沓’者是一样的。所以说，用仁政要求君主，这就叫作‘恭’，向君主陈说善道、阻塞邪念，就叫作‘敬’，认为‘我的君主不能行仁政’就叫作‘贼’。”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圆和方的最高准则，古代圣人也是做人的最高准则。作为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作为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这君主和臣子两者都要取法尧和舜就行了。不

用舜奉事尧的忠诚来奉事自己的君主，便是不尊敬君主的人；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态度和方法来治理自己的百姓，那便是残害百姓的人。

“孔子说过：‘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两种，也就是行仁政和不仁政罢了。’一个君主暴虐百姓太厉害，本身就会被杀，国家也会被灭亡；暴虐百姓厉害，本身也会危险，国力会被削弱，死后的谥号叫做‘幽’，叫做‘厉’，纵然他有孝子顺孙，经历一百代也是更改不了的。《诗经·大雅》里说：‘殷商的借鉴不用远求，就在夏桀这代昏王。’就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之所以得到天下，是由于仁爱；这三朝的末代君主之所以失掉天下，是由于不仁。国家的兴盛、衰败和生存、灭亡的原因也是这个道理。天子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他四海之内的土地；诸侯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国家；公卿大夫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他的宗庙；士子和百姓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自己的身体。现在有些人讨厌死亡，但却乐于干坏事，这就跟讨厌醉酒却又要去勉强喝酒的人一样。”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译文】

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就应该反躬自问：‘难道我对别人的仁爱还不够吗？’我管理别人，却没有管理好，自己就应该反躬自问：‘难道是我的智谋不够吗？’我对别人很有礼貌，别人却不能以礼待我，自己就应该反躬自问：‘难道是我的恭敬还不够吗？’凡是自己的行为没有得到预期效果，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自身做对了，天下的人自然会归向自己。《诗经》里曾这样说过：‘人们应该永远与天命相配合，众多的幸福还得自己去寻求。’”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句常说的口头语，都说是‘天下国家’。可见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个人本身。”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

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译文】

孟子说：“执掌国家的政事并不难，不得罪那些贤卿大夫的家族就行了。因为那些贤卿大夫的家族所敬慕的，一国的人都会敬慕；一国人所敬慕的，普天下的人便同样会敬慕，所以你的德教便可以声势浩大，畅通无阻地充溢于天下了。”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

“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译文】

孟子说：“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低下的人供道德高尚的人役使，才能一般的人供才能高超的人役使；天下不

太平、政治混乱的时候，大国被小国役使，强国被弱国役使。这两种情况，都是天的意志所决定的。顺从天意的就能生存，违背天意的就要灭亡。

齐景公说过：‘既然没有能力命令别人，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命令，这是自绝于人。’他只得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去了。

“如今弱小的国家以大国为师，却又羞于接受大国的命令，这就如同学生把接受老师的命令看作是耻辱一样。如果真以为可耻，就不如去效法文王。效法文王，大国只要五年，小国只要七年，就一定可以统治天下了。《诗经·大雅》里说：‘商代灭亡，留有子孙，数以十万，绵绵无尽。上帝既已降命于人，只有听命，对周称臣。对周称臣，不要违抗，天命森严，变化无常。殷的诸侯，美好敏疾，在那周京，助行祭礼。’孔子也说过：‘仁德的力量是不能拿人的多少来计算的，君主如果爱好仁，他将无敌于天下。’现在有些人一心想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却又不施行仁政，这就像怕炎热又不肯去洗澡一样。《诗经·大雅》说：‘谁能不以炎热为苦，却不去用清水沐浴？’”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同他交谈吗？他们眼见别人有危险却心安理得，利用别人的灾难来谋取利益，把荒淫暴虐这些足以亡国败家的事情当作快乐。不仁的人如果可以同他交谈，那怎么还会发生亡国败家的事情呢？从前有个小孩唱道：‘沧浪的水呀清清，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混浊，可以洗我的两脚。’孔子说：‘后生们听着！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都是由水的本身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必然先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会侮辱他；他家必然先有自己来毁坏，别人才会毁坏他；一个国家必然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会讨伐他。《书经·太甲》篇说过：‘上天降下的罪孽，还可以逃开；自己制造的罪孽，逃也逃不了。’正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驱鱼者，獮也；为丛驱爵者，𦏧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夏桀和商纣两个暴君之所以会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拥护；而失去百姓拥护的原因，又是由于失去了民心。要得到天下有它的方法：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就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有它的方法：得到天下的民心，便能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得到天下民心有它的方法：他们所需要的，替他们收集起来；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强加在他们头上，不过这样罢了。老百姓归附仁政，正好比水向下流，兽向旷野奔走一样。所以替深渊赶来游鱼的是獭，替森林赶来飞鸟是鸢鹰，替商汤王、周武王赶来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现在天下的国君如果有实行仁政的人，那么其他的诸侯就会替他招百姓赶到境内来。这样的君主，纵然他不想统一天下，也是办不到的。现在那些妄想统一天下的人，譬如患了七年的病要用三年的陈艾来医治，如果平常不积蓄，终身都得不到。如果对实行仁政不感兴趣，那么他终身都要处在忧愁和受凌辱之中，一直到他死亡。《诗经·大雅》里说过：‘这样的君主怎能把事办好，到头来他们只会沉沦自溺。’说的正是这种人。”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译文】

孟子说：“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不可以同他谈正经理；一个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可能与他干出有作为的事业。一个人讲起话来就低毁礼义，这叫作不尊重自己；自己认为不能心怀仁德、行合正道，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们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们最正确的道路。一个人放着最安适的住宅不住，丢下最正确的道路不走，真是可悲呀！”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译文】

孟子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本来就在近处，却向远处去求，治理天下的事本来是轻而易举的，却向难处去寻找。只要人人各自亲爱自己的双亲，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自然就可以治理好了。”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译文】

孟子说：“身处在低下的职位，又得不到上司的信任，就不可能把百姓治理好。要获得上司的信任有方法，就是首先要获得朋友的信任，如果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也就得不到上司的信任了。要得到朋友的信任有方法，就是首先要获得父母的欢心，若是侍奉父母而不能使父母欢心，朋友也就不信任了。要获得父母的欢心有方法，首先要诚心诚意，若是反躬自问，心意不诚，也就不能使父母欢心了。要使自己诚心诚意也有方法，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善，若是不明白什么是善，也就不能使自己诚心诚意了。所以诚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极端诚心还不能使别人感动的，是天下还没有过的事，不诚心从来也不会感动别人的。”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译文】

孟子说：“伯夷避开纣王，隐居在北海边上，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便精神振奋地说：‘我何不归到他那里去呢！我听说西

伯是善于奉养老人的。’太公姜尚避开纣王，隐居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精神振奋地说：我何不归到他那里去呢！我听说西伯是善于奉养老人的。’伯夷和太公两位老人，是天下德高望重的老人，而他们都归附到西伯那里去，这等于天下的父老归向了西伯。天下的父老都归向了他，他们的儿子们不归向他又归向谁呢？当今的诸侯如有效法文王实行仁政的，不出七年，就一定能统一天下了。”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译文】

孟子说：“冉求做了鲁国公卿季康子家的总管，不能改变他的行为，却帮助他向老百姓征收比往日多一倍的田税。孔子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由这件事看来，凡是去帮助不行仁政的君主搜刮财富的人，都是被孔子所唾弃的；何况替那些不仁的君主去努力作战的人呢？这些人为争夺土地而战，往往杀死的人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战，往往杀死的人满城，这就好比是带领土地去吃人肉、判死刑都不足以赎出他们的罪过。所以好战的人应该受到

最重的刑罚,那些搞‘合纵连横’的人应该受到比好战者次一等的刑罚。为了增加赋税,那些迫使百姓开垦荒山以尽地力的人应该受到再次一等的刑罚。”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译文】

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了。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的丑恶。一个人心中正直,眼睛就明亮;心中不正直,眼睛就昏暗。听一个人讲话,观察他的眼睛,这人的善恶又能往哪里隐藏呢?”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 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译文】

孟子说:“一个恭敬别人的人是不会侮辱别人的,一个自己俭朴的人不会掠夺别人的。那些侮辱、掠夺别人的君主,唯恐别人不顺从他的欲望,又怎么能做到恭敬和节俭呢?恭敬和节俭这两种美德难道只凭好听的声音和笑脸做得出来的吗?”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译文】

淳于髡问道：“男女之间不亲手传递东西，这是礼制规定的吗？”

孟子说：“是礼制规定的。”

淳于髡又问：“要是自己的嫂嫂掉进水里，是不是要用手拉她上岸呢？”

孟子说：“自己的嫂嫂掉进水里而不用手去拉她，这是豺狼的行为。男女之间不亲手传递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自己的嫂嫂掉进水里可以用手去拉她上岸，这是变通的办法。”

淳于髡说：“现在天下的人就像掉进水里一样，可是您先生却不去援救，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天下的人掉进水里，用‘道’去援救；自己的嫂嫂掉进水里，要用手去拉她。你难道要我用手去援救天下的人吗？”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译文】

公孙丑问道：“君子不亲自教育儿子，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答道：“这是由于情势上行不通。教育一定要用正道理，用正道理教育不发生效果时，教育者往往被激怒，教育者一被激怒，这样就伤害了二者之间的感情。儿子心里会这样非难父亲：‘您用正道理来教育我，而您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未必都合乎正道理。’这样就伤了父子间的感情。父子间伤感情，这就很不好。古时候互相交换儿子来教育，使父子间避免互相拿正道理来责求对方。父子间互相拿正道理责求对方，彼此就会产生隔膜，彼此之间有了隔膜，那是最不好的事。”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

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译文】

孟子说：“奉事谁最重要呢？奉事父母最为重要；守护什么最为重要呢？守护自身的品质节操最为重要。不使自身陷于不义而又能奉事好父母的人，我听说过；本身陷于不义，却能奉事好父母的人，我没有听说过。奉事长辈的事都应该做，但是，奉事父母是最根本的；什么正义的事不应该守护呢？守护自身的节操品德是最根本的。

“从前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皙，每餐都必定有酒有肉，用完膳撤除时，一定要请示父亲，剩下的酒肉给谁吃；父亲要是问还有没有剩余，一定回答说有。曾皙死后，曾元奉养曾子，每餐还是有酒有肉，但用完膳撤除时，却不再请示剩余的酒菜给谁吃；父亲问他还有剩余没有，就回答说没有了。这是要把剩下的东西下顿饭再送给父亲吃。这个就叫做口体之养。至于曾子的对父亲，才可以称之为顺从亲意之养。奉养双亲能做到像曾子那样，就算可以了。”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译文】

孟子说：“对那些当权的小人不值得去责备，对他们的政治也不值得去非议；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君主心存仁爱，下面便没有不存心仁爱的；君主行事合乎道义，下面便没有行事不合道义的；君主端正，下面便没有不端正的。君主一旦得到端正，整个国家也就安定了。”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译文】

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誉，也有过于求全责备的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负责地随便讲话，那就不值得去责备他了。”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的毛病，就在于喜欢做人家的老师。”

乐正子于子敖之齐。

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

【译文】

乐正子随从王子敖来到齐国。

乐正子来拜见孟子。孟子说：“你也会来看我吗？”乐正子说：“老师为何说出为样的话来呢？”孟子问：“你来了几天了？”乐正子答道：“来了好几天了。”孟子说：“既然你已来了好几天了，我说这样的话不也是应该的吗？”乐正子辩解道：“因为客房还没有找定，所以来迟了。”孟子说：“你听说过等客房找定了，然后再来拜见长辈吗？”乐正子说：“这是我错了。”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铺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铺啜也。”

【译文】

孟子对乐正子说：“你跟随王子敖来齐国，只不过是為了混饭吃而已。我真没有想到你学了古圣贤人的大道理，却只是為了混碗饭吃。”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译文】

孟子说：“不孝顺父母的事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子孙为最大。舜不事先禀告父母就娶妻，为的是怕没有子孙，因此君子认为他虽然没有禀告，实际上如同禀告了一样。”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译文】

孟子说：“仁的主要内容是奉事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主要内容是了解这两者的道理而坚持下去；礼的

主要内容是对这两者既能合宜地加以调节，又能适当地加以修饰；乐的主要内容是从这两者中得到快乐，快乐就会发生了；快乐一产生，就无法遏止，快乐无法遏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了。”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译文】

孟子说：“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并且将要归附于自己；把天下人悦服并且将归附自己，看得如同草芥一样，只有舜是这样的，在舜看来，儿子不能得到父母亲的欢心，便不可以做人；儿子不能顺从父母亲的心意，便不能做儿子。因此，舜尽了一切心力来奉事父母，使他的父亲瞽瞍变得高兴了；瞽瞍高兴了，于是天下的人都受到了感化；瞽瞍高兴了，天下父子的伦常关系也从此确定了，这就叫作大孝。”

离娄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译文】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他是东方边远地区的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他是西方边远地区的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当他们得志后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简直一模一样，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标准都是相同的。”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译文】

子产在郑国执政，用他自己乘坐的车辆在溱水和洧水那里帮助别人渡河。孟子说：“这只是小恩小惠，他并不懂得如何办好政事。如果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走车的桥，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发愁了。君子只要把政治搞好，他出行时鸣锣开道都可以，怎么能在哪里一个一个地帮助别人搞河呢？如果搞政治的一个一个地去讨人欢心，那么时间也是太不够

用了。”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一般百姓；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土块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仇敌。”

齐宣王问道：“礼制规定，离了职的臣下还得为旧日的君主穿一定的孝服，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为旧日的君主服孝呢？”

孟子说：“如果臣下劝谏的话他照办了，好的建议他听取了，因而政治上的恩惠落实到百姓身上；臣下因故要离国时，君主就派人引导护送他安全出境，又事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给予妥善安排；离国三年之后还没有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

土地和房屋。这就叫做三有礼。君主能做到这样，臣下就会为他服孝。如今为臣下的，劝谏的话不被接受，正确的建议不被采纳，因而恩惠也不曾落实到老百姓身上；臣下因故要离国时，君主就派人捆绑他阻止他；又故意在他要去的地方为难他，使他处境困难；刚一离开国境，就没收了他的土地和房屋。这便叫作仇敌。对仇敌一样的君主，还服什么孝呢？”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译文】

孟子说：“君主杀了无罪的士人，做大夫的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君主杀了无罪的百姓，那么士人便可以迁往别处。”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译文】

孟子说：“君主杀了无罪的士人，做大夫的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君主杀了无罪的百姓，那么士人便可以迁往别处。”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译文】

孟子说：“君主心存仁爱，臣民们便没有不心存仁爱的；君主行事合乎道义，臣民们行事便没有不合乎道义的。”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译文】

孟子说：“不合礼义的礼，不合道义的义，品德高尚的君子是不肯做的。”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译文】

孟子说：“道德品质很好的人要去教育熏陶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要去教育熏陶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所以每人都喜欢有个好父兄。如果道德品质很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那些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那些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的好与不好，他们中间的距离也相近得不能用分寸来衡量了。”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只有对某些事舍弃不做，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

孟子说：“专爱说人家的坏话，一旦因此而引起后患，应当怎么办呢？”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译文】

孟子说：“孔子从不做过分的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译文】

孟子说：“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讲的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贯彻始终，与义同在，依义而行。”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心者也。”

【译文】

孟子说：“道德高尚的人，永远不失去他孩童时代的纯真天性。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译文】

孟子说：“生前奉养父母还不能算作是大事情，只有死后给他们办好丧事才可以算作是大事情。”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遵循正确的方法求得高深的造诣，就是要使自己自觉地得到学问。自觉地求得的学问，就能牢固的掌握它而不动摇；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日积月累，就能积蓄深广；积蓄深广，使用起来便能随心所欲左右逢源。所以君子应该自觉地求得学问。”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译文】

孟子说：“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解说这些道理，目的是要融会贯通后，最后能简明扼要地阐明它。”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用自己的德行去折服别人，这就不可能使别人心服；用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别人，这就能使天下的人都信服。天下的人内心不服而能统一天下的事，是决不会有的。”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译文】

孟子说：说话没有实际内容是会带来危害的。这种危害的后果将由阻碍进用贤惠的人来承当它。”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译文】

徐辟说：“孔子多次赞美说：‘水呀，水呀！请问他对于水取的是什么呢？’”

孟子说：“有本有源的泉水滚滚奔流，不分白天和黑夜，把洼坑注满后又继续前进，一直流到大海。有本源的便像这样，孔子就取它这一点罢了。假若没有本源，一到七、八月间，大雨滂沱，大小水沟一下子都满了，可是一会儿又干涸了。所以声誉超过了实际，有道德的君子常把它看作是一种耻辱。”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人义也。”

【译文】

孟子说：“人类和禽兽的区别只那么一点点，一般百姓丢弃它，君子保存了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所以他能自然地按照仁义去做，而不是把仁义当作工具使用。”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迹，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译文】

孟子说：“大禹不喜欢饮美酒，却爱听有益的话。商汤坚持中正之道，但在起用贤人时却不拘一格。周文王对待老百姓，就像他们受了伤一样，尽情抚慰。分明已接触到了道，却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样，仍然不断追求。周武王不轻慢朝廷中的近臣，也不忘怀散在他方的远臣。周公旦希望同进学习夏、商、周的贤王，来实践大禹、商汤、周文王四位君王所开创的事业；如果有不符合当日情况的，就仰着头来考虑，白天想不好，夜里接着再想，侥幸想通了，便坐着等待天亮。”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

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译文】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措施停止了，《诗》也就散失了，《诗》散失了，然后孔子的《春秋》就产生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檮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史书，不过各自名称不同罢了。它们所记的事件，不过如齐桓公、晋文公谋图霸业之类，所用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笔法。孔子说：‘《诗》三百篇里褒善贬恶的微言大义，我在作《春秋》时都借用过来了。’”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译文】

孟子说：“在朝圣贤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就断绝了，在野圣贤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也断绝了。我没有赶上当孔子的学生，我是私下里向别人学习孔子之道的。”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译文】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了有损于廉洁，还是不取为好；可以施与，可以不施与，施与了有损于恩惠，还是不施与为好；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了有损于勇敢，还是不死为好。”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或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庚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庚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不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译文】

逢蒙向后羿学习射箭，完全掌握了后羿的射箭技巧，他想

天下只有后羿的射艺高过自己，于是就把后羿杀死了。孟子对这件事评论说：“这件事后羿也有罪过。”

公明仪说：“后羿似乎没有罪过吧。”

孟子说：“罪过不大就是了，怎能说一点也没有呢？郑国曾派子濯孺子去侵犯卫国，卫国使庾公之斯追赶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拿不起弓来，看来我要死了！’他问驾车的人道：‘追赶我的是谁？’驾车人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说：‘我得活命了。’驾车人说：‘庾公之斯是卫国有名的射手；您却说我得活命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射箭的，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学射箭的。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选取的学生一定也是正派的。’庾公之斯追到了，问道：‘老师，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呢？’子濯孺子答道：‘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拿不起弓来。’庾公之斯说：‘我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向您学的射箭。我不忍心拿您传授的技艺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又不肯完全废弃。’于是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敲打，把金属箭头敲掉了，一连发了四箭，然后就回身走了。”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译文】

孟子说：“美女西施要是沾上了一身污秽，人们从她身旁走过时，也要捂着鼻子；尽管有个面貌奇丑的人，只要斋戒沐

浴,也可以去祭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译文】

孟子说:“天下的人谈论人性,只要按它的本来面目去推究就可以了。按它的本来面目推求就要以顺乎自然为基础。我们所以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像禹使水运行一样,那么对聪明就不必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如果聪明人谈论人性也能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那可算是大聪明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认真探求其所以然,一千年以后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欢言,孟子独不与欢言,是简欢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译文】

公行子为儿子办丧事，右师到他家去吊唁，右师一进门，便有人走向前同他说话，又有人走近他的席位同他说话。孟子不同他说话，他不高兴，说道：“诸位大夫都同我说话，惟有孟子不跟我说话，这是有意慢待我。”

孟子知道这件事后说：“按照礼节，在朝廷上不超越位子去和别人交谈，不走过台阶来作揖。我想按礼节行事，子敖却以为我有意慢待他，这不是很奇怪吗？”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就在于他的居心不同。君子居心于仁，居心于礼。仁德的人爱护别人，有礼的人尊敬别人；爱护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护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尊敬他。假如这里有人，他对我蛮横无礼，那么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仁，一定无礼，否则，此事怎么会发生呢？反躬自问以后，我实在仁，实在有礼，而那人还是这样蛮横无礼，君子一定又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忠。反躬自问以后，我实在忠心耿耿的，而那人还是这样蛮横无理，君子就会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既然这样，他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对禽兽又责备什么呢？’所以君子有终生的忧虑，没有突然而来的祸患。至于他所忧虑的事有这些：舜是个人，我也是个人；舜能在天下成为榜样，而且可以流传到后世，而我呢，仍然不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才是值得忧虑的事。忧愁了又怎么办呢？尽力向舜学习就是了。至于君子别的痛苦就没有了。不是仁爱的事不做，不合乎礼节的事不干。如有突然飞来的横祸，君子也不会为此担忧。”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

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译文】

禹、稷处在太平时代，为了公务，三次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看看，孔子称赞他们。颜渊生当乱世，住在狭小的巷子里，一筐饭、一瓢水，别人都受不了那样的苦生活，颜渊却自得其乐，孔子也称赞他。

孟子说：“禹、稷和颜渊尽管行事不同，但走的却是一条道路。禹心想天下若是有蒙受洪水灾害的，就像是自己让他们推进水里一样；稷心想天下要是还有人没饭吃的，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挨饿一样，所以对解除百姓痛苦的事情会抓得这样急迫。禹、稷和颜渊互换一下地位，也会像对方在他们原来的岗位上所做的一样。现在假定同房子的人有互相打架的，那我一定要去救他们，纵然是披散着头发顶着帽子，连帽带也不系去救他们都可以。禹、稷的行为正好比是这样。要是邻里间有打架的，要是披头散发连帽子上的带子也顾不得系去救他们，那就未免太糊涂了，哪怕是关起门来不去管也是可以的。”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

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了，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译文】

公都子说：“匡章这个人，全国人都说他不孝，您却与他交往，而且还相当敬重他，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答道：“一般人认为不教的事有五种：四体不勤，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一不孝；好下棋喝酒，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二不孝；贪好钱财，偏爱自己的妻室儿女，不顾父母生活，是三不孝；纵情声色以至于犯罪，他父母蒙受耻辱，是四不孝；逞勇好斗，喜欢与人打架，以至连累父母，是五不孝。匡章在五项中有一项吗？匡章这个人，不过是父子间相责为善，把父子关系搞坏了。以善相责，本来是朋友间相处之道；父子间以善相责，是最伤感情的事。匡章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的团聚吗？就是因为得罪了父亲，不得和他亲近。自己只好赶出妻室疏远了儿子，终身不受他们的侍养。他这样设想，不这样做，罪过就更大了，这就是匡章的为人呀！”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

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译文】

曾子在武城居住，越国敌寇来侵犯，有人对曾子说：“敌寇要来了，何不早点离开这里呢？”曾子说：“好吧。但是不要让别人借住在我这里，破坏了那些树木。”敌人撤退了，曾子说：“把我的房屋修理修理吧，我要回来了。”敌人退走了，曾子也回来了。他旁边的人说：“武城的官员对待先生是这样的忠诚恭敬，敌人来了，他便早早地离开了，给百姓做了个坏榜样；敌人退了，马上就回来，这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样的事不是你们所能了解的。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有个名叫负刍的人作乱，跟随先生的七十个人，没有一个人过问此事。”

子思住在卫国，齐国敌寇来侵犯。有人说：“敌人来了，何不早走开呢！”子思说：“假如我也走开了，君方同谁来守城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两人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曾子当时是老师，是前辈；子思当时是臣子，是小官。曾子和子思如果互相换了位置，他们的做法也会是这样的。”

储子曰：“王使人叵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译文】

储子说：“王派人来窥探您，您果真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吗？”孟子说：“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呢。”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饕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饕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伺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墀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饕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译文】

齐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她们的丈夫每次外出，

一定吃饱酒肉才回来。他妻子问同他一道吃酒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就说全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他妻子便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外出，总是吃得酒足饭饱后再回来，问他同什么人一起吃喝，他说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有什么显贵人物到我们家里来，我打算偷偷地看看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第二天早晨起来，她便尾随在她丈夫后面行走，走遍城中，没有一个人站住同她丈夫说话的。最后一直走到东郊外的墓地里，他又走近祭扫坟墓的人那里，乞讨些残羹剩饭，一处不够吃，又东张西望地往别处乞讨去了。这就是他天天吃饱喝足的办法。

他妻子回到家，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的妾，并且说：“丈夫，是我们终身指望和依靠的人，现在他竟是这个样子！”于是她两人在庭院中咒骂着，哭泣着，而她丈夫还不知道，高高兴兴地从外面回来，还向他的女人摆威风呢！

在君子看来，有些人所用的乞求升官发财的方法，能不使他的妻妾引以为羞耻而共同哭泣的，实在是太少了。

万章章句上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

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译文】

万章问道：“舜去历山耕作，向苍天一面诉苦，一面哭泣，为什么这样哭诉呢？”

孟子回答说：“那是因为对父母埋怨又怀恋”。

万章说：“曾子说过‘父母喜欢他，满心高兴，但不忘尽儿子的责任；父母厌恶他，他虽然忧惧，但并不因此而产生埋怨情绪。’那么舜埋怨父母吗？”

孟子说：“过去长息曾经向公明高问道：‘舜去历山耕作，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他向苍天哭诉，这样对待父母，我还弄不明白。’公明高说：‘这不是你能够明白的。’公明高认

为，孝子的心情是不能这样无忧无虑的；我尽力种田，恭敬地履行做儿子的职责罢了，至于父母不喜欢我，我有什么办法呢？帝尧派他的孩子九男二女以及百官公卿，带着牛羊、粮食，去舜的耕作场所为他服务，天下的士人很多来投奔，帝尧也把整个天下让给他。舜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的欢心，就好像穷困人没有归宿一样。得到天下士人的爱戴，这是人人的愿望，但这并不足以消解他的忧愁；美女，人人都想获得，他娶了帝尧的两个女儿，也不能消除他的忧愁；财富，谁都希望得到，但他富有天下，也不能消除他的忧愁；尊贵的地位，人都想获得，但他贵为天子，也不能消除忧愁。士人爱戴，又拥有美女、财富和尊贵的地位，却不足以消除他的忧愁，只有赢得父母的欢心才能消除忧愁。人在幼年，则怀恋父母；懂得了男女之事，便想念年轻漂亮的女子；有了妻子，便怀恋家庭妻子；做了官，便想得到君主的宠幸，得不到宠幸，便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孝顺之心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才能终生怀恋父母，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还怀恋父母的，我从伟大的舜身上看到了。”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阶，瞽瞍焚廩。使浚井，出，从

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𧈧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译文】

万章问道：“《诗经》上说：‘娶妻该怎么办？事先一定要请示父母。’相信这句话的，应该说没有超过舜的。但是舜没有事先向父母请示，便娶了妻子，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请示则娶不成。男婚女嫁，是人生中的大事，如果事先请示，则耽误了男女的终身大事，会因此而埋怨父母，所以他不事先请示”。

万章说：“舜不请示父母而娶妻，我懂得其中的道理了。尧把女儿嫁给舜，也不告诉舜的父母，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帝尧也知道，如果事先告诉他的父母，这桩婚事就吹了”。

万章说：“舜的父母让舜修理谷仓，等舜上了房，却把梯子

抽掉，他父亲瞽瞍又放火烧毁谷仓。又让舜去挖井，舜从井旁的洞穴逃出，他父亲用土把井填塞。舜的弟弟象说：‘谋害舜都是我出的主意。（舜死以后），牛羊归父母，谷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那张弓也归我，二位嫂嫂让她们给我铺床叠被。’象走进舜的住室，舜却坐在床边弹琴，象说：‘我想念你想得好苦啊！’言谈之间，神情却十分尴尬。舜对他说：‘我想念的是臣子和百姓，你替我去治理他们吧。’我不明白，难道舜不知道象要杀害他吗？”

孟子说：“哪里会知道呢？象忧愁，他也忧愁，象高兴，他也高兴”。

万章说：“那么舜的高兴是装出来的吗？”

孟子说：“不是的。从前有人送给子产一条活鱼，子产让管池塘的人放在池塘里畜养。主管池塘的人把那条鱼煮熟吃了，然后向子产回报说：‘刚把它放进池塘里时，它半死不活的；呆了不大一会儿，就摇摆尾巴游动了，突然间便游得不知去向了。’子产听了，说道：‘它可得到了好地方呀！得到了好地方！’那管池塘的人出来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把那条鱼煮熟吃了，他还说得到了好地方，得到了好地方。’所以对于君子来说，可以用他的道德逻辑去欺骗他，不可用非道德的诡诈去欺罔他。象既然装出一副敬爱兄长的样子来见舜，所以舜便信以为真，从而真心高兴，哪里是假装的呢？”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也，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译文】

万间问道：象天天以谋害舜为他的工作，舜被立为天子，却把象只作流放处治，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是封象为诸侯，也有人说是流放。”

万章说：“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之苗赶到三危，把鯀流放到羽山，处理了四个大罪犯，天下人便都归服了，这是因为惩罚了不仁人的缘故。象是最不讲仁义的人，反而把有庳国封给他，有庳国的人犯了什么罪？仁圣的人应该这么干吗？对他人则加以惩罚，对自己的弟弟则加封为诸侯？”

孟子说：“仁圣的人，对于他弟弟的愤怒，不埋藏在心里，有所怨恨，也不记仇，只是亲爱他罢了。亲近他，就想让他尊贵；爱护他，便想让他富有。把象封在有庳，就是要他既富且

贵。舜本人做了天子，他的弟弟却是个普通百姓，能说是亲爱他吗？”

万章说：“请问，有人说是流放，为什么呢？”

孟子说：“象不能在有庾国行使权力，天子派了官员去治理国家，缴纳贡税，因此有人说这是流放。这样象怎么能对他的臣民施使暴政呢？虽然这样，舜还是想常常看到他，象也不断地来朝见。（所以古书上说），‘不在朝贡的时间，舜便以政事为名接待有庾国君。’正是指此而言”。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志，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

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译文】

咸丘蒙问道：“常言说，‘品德高尚的人，君主不能把他当臣下对待，父亲也不能把他当儿子对待。’舜南面而立，做了天子，帝尧率领诸侯北面朝拜他，他的父亲瞽瞍也北面朝拜他。舜见了瞽瞍，表情显得局促不安，孔子说：‘当时那个时候，天下岌岌可危呀！’不知这话是否当真如此？”

孟子回答说：“不对，这不是君子的言论，是齐东野人胡编乱造的。当时帝尧年老，舜代理做天子。《尧典》上说：‘二十八年以后，帝尧逝世，天下群君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三年之内，天下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人间也没有两个天子。’如果舜已经成为天子，又率天下诸侯为尧服三年丧，这就等于有两个天子了。”

咸丘蒙又说：“舜不曾以尧为臣子，这一点我听了您的教诲弄明白了。《诗经》上说：‘普天之下，没有不属于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一人不是天子的臣民。’舜既然做了天子，请问瞽瞍又不是臣属，这怎么说呢？”

孟子说：“这首诗，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说的是为国效劳的人不能孝养父母。是说‘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国家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让我一个人去劳苦呢？’所以解释诗的人，不能拘泥于文字而妨害词意，不能因词意而妨害对原意的理解。应

该用自己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用意，这才能得到诗的本旨。如果只从字面上看，那么《云汉》这首诗说道：‘周朝的遗民，没有一个留存的。’如果凿死去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周朝没有留下一个人了。孝子的最高境界，没有超过尊敬父母双亲的；尊敬双亲的最高标准，超不过用天下奉养双亲。作为天子的父亲，是最尊贵的了；用天下来奉养他，是奉养的最高标准。所以《诗经》里说：‘永远讲究孝道，孝道就成了天下的通则。’正是说的这个意思。《书经》又说：舜毕恭毕恭地来见瞽瞍，小心翼翼，面带惧色，瞽瞍因此也就真的以父子之礼相见。’这难道是‘父亲不能把他当儿子对待’吗？”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

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之与，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万章问道：“帝尧把天下交给舜，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不对。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别人。”

万章又问：“那么舜得到天下，是谁交给他的呢？”

孟子说：“上天交给他的。”

万章说：“上天交给的，是上天反复叮咛告诉他的吗？”

孟子说：“不是的。上天不说话，只不过是用实际行动和事情体现这一点罢了。”

万章说：“用实际行动和事情来体现，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说：“天子能向上天推荐人，但不能使上天把天下交给别人；诸侯能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使天子封他为诸侯；大夫能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使诸侯封他为大夫。过去，尧把舜推荐给上天，上天接受了，并把他交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上天不说话，只不过是用实际行动和事情体现罢了。”

万章说：“请问，推荐给上天，上天接受了；交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这是如何知道的？”

孟子说：“让他主持祭祀，百神都来享用，表示上天接受了他；让他主持政事，政事处理得很好，百姓安居乐业，表示老百姓也接受了他。是上天交给他的，老百姓交给他的，所以说天子不能把天下交给别人。舜辅佐帝尧达二十八年之久，这不是个人意愿所能办到的，这是天意。帝尧逝世后，服完三年丧，舜为了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逃避到南河的南边，天下诸侯朝见天子，不去帝尧儿子那里，却去舜那里朝见；打官司告状的，不去帝尧儿子那里，却去找舜；歌颂天子功德的人，不歌颂尧的儿子，而歌颂舜，所以说，这是天意。然后舜来到帝都，登上天子的宝座。如果他进住尧的宫室，逼走尧的儿子，那是篡位，不是上天授予的。《太誓》里说：‘百姓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百姓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就是这个意思。”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后，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后，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后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到禹的时候，道德衰败，天下不传给圣贤的人，而传位给儿子。’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不，不是的。上天授给圣贤，就授给信圣贤，上天授给他儿子，就授给他儿子。从前，舜把禹推荐给上天，过了十七年，舜逝世，服完了三年丧，禹为了让舜的儿子继承天下，躲避到阳城，天下的老百姓都跟他去了，就好像当年帝尧逝世之后不跟尧的儿子而跟随舜一样。禹把益推荐给上天，七年以后，禹逝世，服完三年丧，益为了让禹的儿子继承天下，躲避到箕山背后。诸侯朝拜天子、打官司告状的，不去益那里，而去找启，并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啊！’歌颂天子功德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并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啊！’尧的儿子丹朱不正派，舜的儿子也不正派。舜帮助尧，禹帮助舜经过多年考验，对百姓施恩泽也长久。启是个贤人，能够认真地继承禹的优良传统。益帮助禹，经历的年月浅，对百姓施恩泽时间也短。舜、禹、益之间相去时间的长短，以及他们儿子的好坏，这就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没有人叫他这么做，而

竟然这么做了，就是天意；没有人催他来，他却来了，这是命运。一个普通的百姓而做了天子的，他的道德必然和舜、禹一样高尚，必须有天子推荐他，所以孔子没有得到天下。父子相传而得到天下的，上天必然废弃他，一定像桀、纣一样的下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有得到天下。伊尹帮助汤统一了天下，汤逝世后，太丁没立为天子就死了，外丙在位仅二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破坏了汤的法度，伊尹把他流放到桐邑，三年以后，太甲悔过自新，自己埋怨自己，于是在桐邑以行仁义而自律，三年以后，完全听从伊尹对自己的教诲，于是伊尹把他送回亳都，做了天子。周公之所以没有得到天下，就像益在夏朝、伊尹在殷朝的处境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以天下让贤，夏商周三代传位给子孙，道理是一样的。’”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即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觉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

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毫。’”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伊尹用烹饪技术讨好商汤。’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种，颇喜欢尧舜之道。如不合道义，就是把天下的财富作为给他的俸禄，他也不会看一眼；即使给他牵来四千匹马，他也不会看一眼。不合道义，他不会给人一点东西，也不会向别人索取一点东西。商汤派人带着礼物去聘请他，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为什么要接受汤的聘礼呢？哪如我生活在田野之中，以我喜爱的尧舜的之道自乐呢！’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伊尹一反常态地说：‘我与其生活在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而自乐，不如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不如使现时的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哪如我亲身看到这种局面的实现呢？上天抚育百姓，就是要先知先觉的人启发后知后觉的人。我是上天造就的先知先觉的人，我将要用尧舜之道去启发现在人的觉悟，不是我去启发他们觉悟，还有谁呢？’伊尹是这么想的，在天下的百姓之中，如果有一男或一女还没有沾上尧舜之道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就好比自己把他们推进沟壑中一样。他是这样以天下的重担为己任，所以他到汤身边工作，便用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道理劝说汤。我没有听说过己不正能够正人的，何况先使自己遭

受屈辱，怎么能匡救天下呢！圣人们的作为，可能各有不同，对于君主，有的疏远，有的亲近。有的离君主而去，有的不肯离开朝廷，但归根到底，是为了保全自己高洁的身心罢了。我听说伊尹用尧舜之道来规劝商汤，没听说他用烹饪技术讨好商汤。《汤训》里说：‘上天的讨伐，是夏桀在位时所做所为招致的，我只不过起初在殷都亳邑谋划一番罢了。’”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痼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痼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痼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住在痼疽家，在齐国时住在宦官瘠环家，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不，不是这样，这是好事之徒胡编乱造出来的。孔子在卫国住在颜雠由家。弥子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弥子对子路说：‘孔子若住在我家，可得到卫国卿相的官位。’子路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一切由命运决定。’孔

子的进退,都按礼义的要求去做,得到官位与否,认为是命运决定的。如果孔子住在痈疽和宦官瘠环家里,那是无视礼义和命运的行为。孔子在鲁国、卫国不得志,在宋国桓司马又企图杀害他,于是他只好乔装打扮路过宋国。当时孔子正在倒霉,住在司城贞子家,作了陈侯周的臣子。我听说,考察在朝诸臣的优劣,看他招待什么人;考察外来臣子的优劣,看他客居什么人家。如果孔子真的客居痈疽和宦官瘠环家,怎么能算孔子呢?”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汙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译文】

万章问道:“有人道:百里奚自卖自身给秦国养牲口的人,换来五张羊皮,给人家养羊,用这种手段取得巴结秦穆公的机会会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那是好事之徒胡编乱造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人用垂棘所产的美玉和屈地所产良马为礼物，向虞国借用道路，去攻打虢国。虞国大臣之奇劝阻虞国君主，请他不要答应。百里奚不去劝阻，他知道虞国君主是不会听从劝阻的，因而离开虞国，来到秦国，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他难道不明白用给人养牛的手段去讨好秦穆公是可耻的吗？这样做能说是明智的吗？但是，他知道虞君不可劝阻，就不去白费口舌，这能说他不明智吗？他预感到虞国将被灭亡，事先离开这个国家，不能说他不明智。当时他被推荐上来，他认识到秦穆公在他的帮助下可以有所做为，因而辅佐他，这能说他不明智吗？他做秦国的丞相，使秦穆公的声望显赫于天下，而且会流传后世，不是贤才能做到这一点吗？自卖自身以成全君主的美名，即使洁身自爱的普通居民都不肯去干，难道贤能的人肯干吗？”

万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

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眼睛不看不顺眼的颜色，耳朵不听不顺耳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世道清明，便进身为官；世道险恶，则引身而退。推行暴政的国度，居有恶人的地方，他都不肯呆在那里。他认为，同乡下野人为伍，就好比穿着官服戴着官帽坐在泥炭上一样。当商纣王在位的时候，他住在北海边上，等待天下政治

清明。所以听到伯夷高风亮节的人，即使是贪得无厌的人，也会变得廉洁；怯懦的人，也树立起独立于世的志向。

“伊尹说：‘什么君主不可以侍奉？什么百姓不可以使唤？’世道清明也出来作官，世道险恶也出来做官，并说：‘上天抚育这些百姓，让先知先觉的人启发后知后觉的人。我是上天造就的先知先觉的人，我将用尧舜之道教化这些百姓。’他是这样想的：天下百姓中，如有一男或一女没有得到尧舜之道给他们带来好处，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推进沟壑中一样。他是这样以天下的重担为己任的。

“柳下惠不以侍奉坏君主为羞耻，也不以官位卑小而推辞。在朝为官，不隐藏自己的贤才，但必须按他的道义行事。自己被遗弃，也不怨天尤人；穷困潦倒，也不发愁。同乡下人相处，能怡然自得而不忍心离去。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身边赤身露体，你也不能亵渎我！’所以了解柳下惠风节的人，就是心胸狭隘的人，也变得心胸宽广了；刻薄的人，也变得敦厚了。

“孔子离开齐国，不等把米淘净，用体温把米漉干就上路了。离开鲁国时，他说：‘我慢慢地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应有的心情。’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留下就留下，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的处世态度。”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中负责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宽和的人，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称之为集大成的人物。所谓集大成，（比如奏乐），乐曲开始敲钟，结尾击磬，有始有终。钟声表示乐曲旋律的开始，磬声收尾，表示乐曲旋律的结束。旋律的开始表示智，旋律

的结束表示圣。智好比技巧，圣好比力度。比如在百步之外用箭射靶，箭的射程能达到靶位，那是你有力量；要射中靶心，就不是你的力量能办到的了。”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译文】

北宫锜问道：“周朝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有哪些具体规定？”

孟子回答说：“它的详细内容，我不得而知，因为当时的诸侯厌恶这种制度对自己不利，把文件都销毁了。但是我也曾了解到大致内容。周天子为一级，公为一级，侯为一级，伯为一级，子、男为一级，共有五级。诸侯国的国君为一级，卿为一级，大夫为一级，上士为一级，中士为一级，下士为一级，共有六级。周天子的直属地盘，纵横各一千里，公侯的地盘纵横都是一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共有四等。地盘达不到五十里，不能直接属于周天子，而附属于诸侯国，称之为附庸。周天子的卿所封受的土地，数量与诸侯相等，大夫所受的封地，与伯相等，元士所受的封地和子男相等。诸侯大国地方百里，国君的俸禄十倍于卿，卿的俸禄四倍于大夫，大夫的俸禄一倍于上士，上士的俸禄一倍于中士，中士的俸禄一倍于下士，下士和无爵位而在朝任职的俸禄相等。所得到的俸禄，足以抵偿他们耕种的收入。次一等的国家，地方七十里，国君的俸禄十倍于卿，卿的俸禄三倍于大夫，大夫的俸禄一倍于上士，上士的俸禄的一倍于中士，中士的俸禄一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与无爵位而在朝任职的人相等。俸禄所得，足以抵偿他们从事耕种的收入。小国地方五十里，国君的俸禄十倍于卿，卿的俸禄二倍于大夫，大夫的俸禄一倍于上士，上士的俸禄一倍于中士，中士的俸禄一倍于下士，下士的俸禄与无爵位而在朝任职的人相等。所得俸禄，足以抵偿他们从事耕种的收入。种田人的收入，一夫一妇分田一百亩，在百亩田地里施肥耕种，上等劳动力可以养活九口人，稍差点的可以养活八口人，中等劳动力可以养活七口人，中等稍差的可以养活六口人，下等劳动力可以养活五口人。无爵位而在朝任职的百姓，他们的俸禄比照上

述劳动力分等。”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飧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交朋友的原则。”

孟子回答说：“不凭仗自己年岁大，不凭仗自己地位高贵，也不凭仗自己的弟兄地位高贵去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因为朋友有品德才去结交，因此，不能在内心深处存在有所凭仗的念头。孟献子这个人，是位具有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个朋友：我记得有乐正裘、牧仲二人，其他三人的名字我忘了。孟献子结交这个五个人时，心目中并不曾想到自己是大夫；如果那五

个人心中想到孟献子是位大夫，就不会同他交朋友了。不仅有百辆车马的大夫交朋友是这样，即使小国的君主也是如此。费惠公说道：‘我对于子思，则把他当作老师；对于颜般，则作为朋友；至于王顺、长息，那是给我干事的人。’不仅小国的君主是这样，即使是国的大国君主也是如此。晋平公对于亥唐，亥唐叫他进去，叫他坐下，他就坐下，请他吃饭，端起碗就吃，即使是粗米菜汤，也不曾吃不饱，大概是不敢不吃饱吧！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不和他共同掌握政权，不让他治理政事，也不给他俸禄，晋平公是以士的身份尊敬贤人的，并不是以王公的身份去尊敬他。舜去谒见帝尧，尧把他这位女婿安排在另一处馆舍住下，并请他吃饭，他们轮流作东，这是天子和普通百姓交朋友的做法。以下敬上，称之为尊重贵人；以上敬下，称之为尊敬贤者。尊重贵人和尊敬贤者，道理是一样的。”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

讫。’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予以为有王者作，将以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不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曰：“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者，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交朋友应该持什么态度？”

孟子回答说：“应该心怀恭敬的态度。”

万章说：“常言道‘一再拒绝别人的礼物，这是不恭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孟子说：“尊贵的人赐给自己的东西，自己首先想到：‘他

这些东西是正当收入，还是不义之财？’想了以后再接受，因为不接受是对对方的不恭，所以并不拒绝。”

万章说：“那么不用言词去拒绝，内心加以拒绝，心想：‘这是从老百姓那里取得的不义之财啊！’用其他借口加以拒绝，不可以吗？”

孟子说：“人家用交友之道和我结交，按礼节往来，这样，孔子也会接受人家的礼物的。”

万章说：假如有人在城外拦路抢劫了财物，他也用交朋友道和我交往，并送给礼物，这么说可以接受这种赃物吗？”

孟子说：“不能接受。《康诰》里说：‘杀死物主，抢夺财物，蛮横不怕死，对这种人没人不痛恨。’这种人不必教育就可杀死。殷商从夏朝接受了这种法律，周朝从殷商接受了这种法律，没有变更。杀人越货，这种犯罪行为现在更为猖狂，怎么能接受这种赃物呢！”

万章说：“现在各个诸侯索取老百姓的财物，和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他们很好地履行交朋的礼节，这样君子可以接受他们的礼物，请问其中有什么道理？”

孟子说：“你认为如果有圣王贤君出世，他是把这些诸侯看作一丘之貉一律杀死呢，还是经过教育，不改而后杀掉呢？再说，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自己却得到了，把这种行为说成是抢劫，那是提高到原则上的说法。孔子在鲁国做官的时候，鲁国人争夺猎物，孔子也争夺猎物。争夺猎物都允许，何况是接受诸侯的礼赐呢？”

万章说：“那么，孔子之所以做官，不是为了推行尧舜之道吗？”

孟子说：“是为了推行尧舜之道。”

万章说：“推行尧舜之道，干什么去争夺猎物呢？”

孟子说：“孔子首先用礼书的规定来选用祭祀用的器物和祭品，不用四面八方难得的物品（如猎物）来供祭祀，（争夺猎物，原来是供祭祀，现在既然不用作祭物，争夺猎物的风气自然会衰废。）”

万章说：“孔子为什么不辞官而去呢？”

孟子说：“孔子做官，先得试行一下，经过试行，他的主张行得通，而君主却不肯实行，他才辞官而去，因此孔子没有在一个官位上干满三年的。孔子之所以做官，有时候是因可以行尧舜之道而做官，有时候是因君主对他礼仪周到而做官，有时候是因为国君虚心养贤而做官。他在鲁国的季桓子那里，是因为可以推行尧舜之道而做官；在卫灵公那里，是因为卫灵公对他礼仪周到而做官；在卫孝公那里，是因为国君虚心养贤而做官。”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译文】

孟子说：“做官并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是因为贫穷才当

官；娶妻子并不是为了孝养父母，但有时是为了孝养父母。因为贫穷而做官，应该谢绝高官，甘居低位；谢绝厚禄，甘拿低薪。谢绝高官，甘居低位，谢绝厚禄，甘拿低薪，那么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才合适呢？看门打更也就行了。孔子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并说：‘出入的数字相符就行了。’他也曾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他说：‘牛羊能茁壮长大就行了。’官位低下而议论国家大事，这等于犯罪；在人家朝廷里做官，而先王之道得不到实行，这是耻辱。”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国，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

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廩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译文】

万章说：“士人不寄于他国诸侯，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不敢这样做。诸侯失去自己的国家，寄生于别国，的。这是合乎国际惯例；士人寄生于他国诸侯，是不合乎国际惯例的。”

万章说：“如果君主赠送给他谷米，接受不接受呢？”

孟子说：“可以接受。”

万章说：“接受有什么理由呢？”

孟子说：“君主对于外来的士人，是应该周济他的。”

万章说：“周济则接受，赏赐则不接受，为什么呢？”

孟子说：“不敢接受。”

万章说：“请问，为什么不敢接受？”

孟子说：“就是看门打更的人，都有一定的职务，因而可以接受上级给的给养。没有一定的职务，接受上级的赏赐，那是被认为不恭敬的。”

万章说：“君主的赠送，可以接受，不知是否可以长此下

去？”

孟子说：“鲁缪公对于子思，多次问候，多次赠送给他熟肉。子思很不高兴。最后一次赠送，子思把缪公派来的人赶出大门，自己面向北面，叩头打躬，拒绝礼物，说道：‘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君主把我当狗马一样豢养。’大概从此再不赠送子思熟肉了。喜爱贤才，却不任用，又不能按礼供养，能说他是喜爱贤才吗？”

万章说：“请问，国君打算供养君子，怎样才能算按礼供养呢？”

孟子说：“来人先宣布君主的旨意并赠送物品，士人作揖叩头，接受物品。然后管理谷仓的人经常来送谷米，掌管食物的人经常来送肉食，这都不用宣布君主的旨意了。子思认为，为了一块熟肉，自己要没遍没数地行礼，这可不是按礼供养君子的好作法。尧对于舜的作法，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向舜学习，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派有各种官吏，牛羊、仓库等都具备了，使舜在耕作场所得到的生活照顾，然后提拔他到高级职位任职，所以说，这是帝王尊敬贤人的作法。”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繆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译文】

万章说：“请问士人不去谒见诸侯，这有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居住在国都的士人，称作市井之臣；居住在乡村的士人，称作草莽之臣，都是没有职位的老百姓。老百姓无缘送见面礼称臣，所以士人不敢去谒见诸侯，这是合乎礼仪的。”

万章说：“对于老百姓来说，公家征召他去服劳役，则去服

役；君主要见他，前去征召，他不去见，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去服劳役，这是份内的事；前去谒见，不是份内的事。再说，君主想召见他，为什么呢？”

万章说：“因为他见多识广，因为他品德高尚。”

孟子说：“如果因为他见多识广，（那应该成为他的老师），天子尚且不能召唤老师，何况是诸侯呢？如果因为他品德高尚，我还没听说过诸侯想见贤者而去征召他的，（诸侯应亲自去请）。鲁缪公多次去拜访子思，说道：‘古代具有千辆车马的君主想和士人交朋友，该怎么办呢？’子思听了很不高兴，说道：‘古人说过，国君以士人为师，哪能说和他交朋友呢？’子思之所以不高兴，难道不是这样的意思吗：‘按照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子，哪里敢和君主交朋友呢？如按照道德标准，你应该以我为师，怎么能和我交朋友呢？’千乘之国的君主想和他交朋友他尚且不干，何况派人去征召他！齐景公去打猎，用带羽毛的旗帜召唤猎物的管理人员，那人不去，齐景公要把那人杀死。有志之士不怕葬身沟壑，勇敢的人不怕掉脑袋。孔子为什么表彰那个管理人员呢？就是表彰他不用礼仪召唤，他就是不去这一点。”

万章说：“请问，召唤猎场管理员用什么礼仪呢？”

孟子说：“用皮帽子。召唤老百姓用曲柄旗，召唤士人用带铃的旗，召唤大夫才用带羽毛的旗。齐景公召唤大夫的旗帜去召唤老百姓，老百姓难道敢去吗？更何况用召唤不贤的人的礼节去召唤人呢！想见贤人而不用相应的礼节，就好象想请他进来却把门上一样。道义好比是路，礼仪好比是门，只有君子才能走这条路，出入这道门。《诗经》上说：‘大路像磨刀石那样

平，像箭那样直。这是君子所行走的，是小人所跟随的。’”

万章说：“比如孔子，国君下令召唤他，他不等把车驾好就先走了，那么孔子错了吗？”孟子说：“孔子当时有职务在身，国君是用召有职务人的礼节去召唤他的。”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译文】

孟子对万章说：“一乡范围内的优秀人物和一乡范围内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国范围内的优秀人物和一国范围内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范围内的优秀人物和天下范围内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如果认为和天下范围内的优秀人物结交仍感不足，便上溯古代的人物。吟诵他们所作的诗歌，读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行吗？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和古人交朋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译文】

齐宣王向孟子请教有关公卿职责事宜，孟子说：“国王您问的是哪一类的公卿？”

齐宣王说：“公卿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

孟子说：“不相同。有和王室同宗族的公卿，也有非王族的异姓公卿。”

齐宣王说：“请问宗室公卿的职责是什么。”

孟子说：“国君犯了大错误，则加以劝阻，如果反复劝阻，仍不听从，就把国君废黜，另立他人。”

齐宣王听了，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孟子说：“国王您不必惊异，您问我，我不敢不用实话来回答。”齐宣王的脸色恢复了正常，然后又问异姓公卿的职责。

孟子说：“君王如有错误，就加以劝阻；如果反复劝阻，仍不听从，就离职而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译文】

告子说：“人的本性好比杞柳树一样，道义好比杯盘，把人的本性纳入道义的轨道，就好比用杞树来做杯盘。”

孟子说：“你是按照杞柳树的本性来做成杯盘呢，还是毁灭杞柳树的本性做成杯盘呢？如果毁灭杞柳的本性而制成杯盘，那么也要毁灭人的本性将其纳入道义的轨道吗？带领天下的人去损害仁义之道的，一定是你这种言论！”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

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译文】

告子说：“人性好比急湍的流水，东面决口就向东流，西面决口就向西流。人性不分什么善不善，就好比水的流向没有东西固定的方向一样。”

孟子说：“水诚然没有固定的东西流向，难道也没有或上或下的定向吗？人的本身善良，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人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拍击水面，水点向上可以高过额头；如果抽水向上，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外在的形势使它如此的。人可以让他做坏事，人的本性的改变也是这样。”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译文】

告子说：“天生的秉赋叫做本性。”

孟子说：“天生的秉赋叫做性，好比一切白的东西叫做白

一样吗？”

告子说：“对。”

孟子说：“那么白羽毛的白犹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犹如白玉的白吗？”

告子说：“对。”

孟子说：“那么狗性犹如牛性，牛性犹如人性吗？”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译文】

告子说：“饮食男女，这是人的本性。仁是内在的属性，不是外在东西；义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内在的属性。”

孟子说：“为什么说仁是内在的属性，义是外在的东西呢？”

告子说：“因他的年岁大，我才恭敬他，恭敬之心不是我预先就有的；好比它是白色的东西，我才认为它是白色的，这是因为它的白色是外在之故而被我认识，所以说是外在的。”

孟子说：“白马的白和白人的白也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不知道对老马的怜悯之心，和对老人的恭敬之心也没有什么不同吗？再说，敬老之心，是在老者一方呢，还是在恭敬老者的一方呢？”

告子说：“我的弟弟，我就喜爱他，秦国人的弟弟，我不会去喜爱他，这是因为喜爱出自我本身，所以说仁是内在的。尊敬楚国人的长者，也尊敬我本族的长者，因为年长是外在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尊敬，所以说义是外在的。”

孟子说：“喜欢吃秦国人的烤肉，和喜欢自己的烤肉没有什么不同，各种事物都有这样的情形，那么难道说吃烤肉的嗜好也是外在的吗？”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不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译文】

孟季子问公都子：“为什么说义是内在的东西呢？”

公都子说：“恭敬之心是我内心发出的，所以说它是内在的。”

孟季子说：“同乡人比你大哥大一岁，那你恭敬谁？”

公都子说：“恭敬大哥。”

孟季子说：“如果在酒席宴前，先给谁斟酒？”

公都子说：“先给乡人斟酒。”

孟季子说：“你内心恭敬你的大哥，却向乡人敬酒，可见义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你内心发出的。”

公都子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便去告诉孟子。

孟子说：“你应该这样回答：‘你是恭敬你叔父呢，还是恭敬你弟弟呢？’他必然说：‘恭敬叔父。’你再问：‘如果弟弟充当受祭的代理人，那该恭敬谁呢？’他会说：‘恭敬弟弟。’你就说：‘那为什么说恭敬叔叔呢？’他一定回答：‘这是因为弟弟在受祭地位的缘故。’那你就说：‘之所以先向乡人敬酒，也是他当

时在受尊敬的地位的缘故。平常尊敬哥哥，暂时尊敬本乡的长者。’”

孟季子听了，说道：“敬叔父是尊敬，敬弟弟也是尊敬，那么义果然是外在的了，不是由内心发出的。”

公都子说：“冬天里喝热汤，夏天里喝凉水，那么饮食的本能也是外在的吗？”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译文】

公都子说：“告子说过：‘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有人说：‘本性可以使它善良，也可以使它不善良。所以周文

王、周武王在位，老百姓就趋向善良；周幽王、周厉王在位，老百姓便趋向暴戾。’有人说：‘有的性善，有的性不善，因此帝尧在位而有象那样的坏百姓；瞽瞍那样的坏父亲而有舜那样的好儿子；纣这样坏的侄儿，并且当了君主，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仁人。’您说本性善良，那么他们都错了吗？”

孟子说：“从天生的秉赋来说，是可以成为善良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至于有些成为不善良的人，不能归罪于天生的秉赋。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之心本于仁，羞耻之心本于义，恭敬之心本于礼，是非之心本于智。仁义礼智，并不是外界给与我的，而是我天生固有的，只不过人们不注意罢了。所以说：‘探求就可以得到，疏忽便会失去。’人与人之间道德才智的差别，或相差一倍、五倍或无数倍，就是因为没能充分发挥天生秉赋造成的。《诗经》上说：‘上天抚育众民，每种事物都为它树立了典范。人们认识了这种典范，于是向往美好的品德。’孔子说：‘这首诗的作者真懂得道理呀！上天为每种事物都树立了典范，人们认识到了典范，因而向往美好的品德。’”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鬲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磽、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屨，我知其不为蒞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

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译文】

孟子说：“丰收之年，少年子弟多半懒惰；灾荒之年，少年子弟多半强暴，这并不是天生的秉赋不同，是客观环境影响了内心而造成的。比如种麦子吧，播种以后，又加锄耨，如果是同样的土地，播种的时间又相同，就会蓬勃地生长，到了夏至，都会成熟。即使是有所不同，那是因土地的肥瘠不同、雨水多少的不同、种田人勤劳和懒惰的不同罢了。所以说同类的事物，大体上是相似的，为什么这种道理运用到人身上便产生怀疑？圣人也和我们是同类的人，所以龙子说：‘即使不知道脚的大小就去编草鞋，我准知道他不会编成筐子。’鞋无论大小肥瘦，大体相同，是因为天下人的脚都长得差不多。口对于味道来说，有相同的嗜好，易牙首先发现了我们人口的相同嗜好。假使口对于味道的爱好，人人不同，就像人类和狗马本质上不同一样，那么天下人为什么都嗜好易牙的口味呢？说到口味，天

下人都希望能做到易牙那样，所以说天下人的口味大体相同。就是听觉，也是这样，对于声音来说，人人都希望听到师旷的演奏，这说明天下人的听觉也大体相同。眼睛也是这样，美男子子都，天下没有人认为他不漂亮的，不认为子都长得漂亮，那是他没长眼睛。所以说，口对于味道，有相同的嗜好；耳朵对于声音，有同样的听觉，眼睛对于容色，有同样的美感。说到人心，难道就没有相同之处吗？人心相同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理，在于义。圣人只不过首先发现我们人心相同的地方罢了。所以说，理义能引起我们的喜爱，好比牛羊肉合乎我们的口味一样。”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矣。牿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为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译文】

孟子说：“牛山上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因为它在大都市的近郊，经常遭到无节制地砍伐，还能茂盛吗？它日日夜夜都在生长，还得到雨露的不断滋润，并不是没有新枝芽长出来，但紧接着牛羊又来啃它，所以变成光秃秃的了。人们看到它光秃秃的，认为它不曾长过大树木，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在某些人身上，难道不具有仁义之心吗？他之所以丧失善良的本心，就像树木被天天砍伐一样，它能够茂盛吗？他夜里培养出来的善心，他每天早晨呼吸的新鲜空气，在内心激发出来的好恶情感与一般人也相差无几，但是到第二天白天，他的所作所为又不断地消磨它，反复地消磨，那夜里培养出来的善心就不能保住，善心保不住，那就离禽兽不远了。人们看到他像禽兽一样，就认为他压根儿不曾具有善良的秉赋，这难道能说人都是这样的吗？所以，如果得到滋养，任何东西都会生长；得不到滋养，任何东西都会消亡。孔子说：‘抓住它，就存在；放开它，就失去；进进出出没有一定的时间，谁也不知它去哪里。’这就是指人心而言的。”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

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译文】

孟子说：“难怪国王这样不聪明。即使是最容易生长的生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活下来的。我和国王见面的次数很少，（好比日晒），我离开他，寒冷便包围了他，他即便有善良的萌芽，我怎么能使他生长呢？比如下棋，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但如不专心致志，也学不好。奕秋是全国棋圣，如让他教两个人，其中一人专心致志，只听奕秋的指点；其中一人表面上虽然也在听，但心里想着有一只天鹅快要飞来，想拿弓箭去射。虽然他和人家一块学习，成绩却不如人家。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别人吗？当然不是。”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

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译文】

孟子说：“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二者不可兼得，我就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道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如果二者不可兼得，那我就舍弃生命，而要道义。生命当然是我所珍爱的，但对道义的珍爱胜过生命，所以不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有的东西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对于有的祸患我不躲避。如果人的欲望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凡是可以得以生存的办法，则无所不用。如果人所厌恶的东西没有比死亡更为可恶的，那么，凡是可以避免祸患的举动，哪有不干的呢！然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样干，可以得以生存，却不去干；这样干，可以避免祸患，却不去干，由此可知，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理不仅贤者具有，一般人都有，只不过贤者能够经常保持罢了。一筐饭，一碗汤，得到它就可以活命，得不到就会饿死，如果吆喝着给他，就是又饥又渴的行路人，也不会接受；用脚踩过食物给人，就是叫花子也不屑于要；有人对于丰厚的薪水，不管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丰厚的薪水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住宅的华美、成群妻妾的侍奉和我所认识的穷人感激我吗？过去宁肯死去也不接受的，今天

却为了住宅的华美而接受了；过去宁肯死去也不接受的，今天为了成群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过去宁肯死去也不接受的，今天为了使认识的穷人感激我而接受了。这些事不是可以不干的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本性。”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仁是人的善良之心，义是人生的坦途。放弃人生坦途而不走，丧失了善良本心而不知设法找回，是很可悲的啊！有的人鸡狗丢了，知道去找；善良本性丧失了，却不知道找回来。作学问的途径没有别的，只是把丧失的善良本性找回来就是了。”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译文】

孟子说：“如果有的人无名指伸不直，不痛不痒，也不妨碍做事，假如有人能医治，把它伸直，就是跑到秦国、楚国，他也

不嫌远,因为他的无名指不如别人。无名指不如别人,尚且知道厌恶,心性不如别人,却不知道厌恶,这叫做不知轻重。”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译文】

孟子说:“一 掐粗的桐树、梓树,假如要让它长大,人都知道如何去培养。至于人的本身,却不知道如何去培养,难道爱自己还不如爱桐树、梓树吗?太不动脑筋了。”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楸,养其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译文】

孟子说:“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哪一个部位都很爱护。都爱护,都加以培养,没有一尺一寸的皮肤不爱护,自然就没有一尺一寸的皮肤不加保养。考察他是否善于保养,难道有其他办

法吗？只是看他保养的重点就行了。身体有重要部位，也有次要部位，有小部位，也有大部位，不要为保护小部位而损害大部位，也不要为保护次要部位而损害重要部位。只保护小部位的是小人，保护重要部位的是君子。假如有的园艺师，荒废了梧桐、梓树，却去培育酸枣荆棘，那就是很糟糕的园艺师。只保养一根手指，却不管肩胛脊背，自己却不明白这样做是错误的，那就是糊涂透顶的人了。只知道吃喝的人，人家会瞧不起他，因为他满足了小部位的需要，却丢掉了主要部位。如果说只讲究吃喝的人没有失误的话，那么吃喝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吗？”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译文】

公都子问道：“同样是人，有的成为君子，有的成为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从大处着眼是君子，从小处着眼是小人。”

公都子说：“同样是人，有人从大处着眼，有人从小处着眼，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说：“耳朵和眼睛这种器官不能思维，往往被外物所蒙蔽，它一与外物交接，便被引入歧途。心这个器官职在思考，思考就有所得，不思考便无所得。这个器官是上天赋与人类的。先把主要方面树立起来，那么次要方面就不能取而代之了。这样便成为大人君子了。”

孟子曰：“有天赋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赋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赋，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赋，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赋，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有天赋的爵位，有人赋的爵位。笃守仁义忠信，不倦地行善，这是天赋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人赋的爵位。古代人修养他的天赋爵位，于是人赋爵位也随之而得。现在的人以修养他的天赋爵位，去追求人赋爵位，得到了人赋爵位，便放弃天赋爵位，那就糊涂得厉害了，结果连人赋爵位也会丧失的。”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译文】

孟子说：“希望尊贵，人人都有这种想法。每人都有自己的可贵之处，只不过没有认真思考罢了。受到别人的尊贵，这并不是真的尊贵。赵孟能使人尊贵，赵孟也能使人下贱。《诗经》上说：‘酒已经喝醉了，道德已经饱和了。’这是说仁义道德的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所以也就不羡慕别人的精肉细米了；本身赢得了好名声，所以也不羡慕别人的锦绣服饰了。”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仁可以战胜不仁，好比水能灭火一样。现在修行仁德的人，好比用一杯水去扑灭一大车燃烧的柴草，火焰扑不灭，便说水不能灭火，这样的人就置身于很不仁的行列之中了，结果必然把仅有的一点仁德（如一杯水）也消亡了。”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夷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五谷是农作物中的好品种，如果不成熟，还不如成熟的稗子有用。仁德的修行，关键在于使它成熟罢了。”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殳；学者亦必志于殳。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译文】

孟子说：“后羿教人射箭，要求一定要全力以赴拉满弓，学（先王之道）的人也一定要全力以赴。工匠大师教导人一定要按规矩来，学（先王之道）的人也一定要按规矩去做。”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於答是也何用？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铃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铃，则不得食，则将铃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译文】

有一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物那样重要？”

屋庐子回答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娶老婆和礼哪样重要？”

屋庐子回答说：“礼重要？”

那人说：“如果按照礼节的规定去找食物，就会饿死，不按礼节的规定去找吃的，便会得到食物，那么一定要按照礼节规定行事吗？如果执行亲迎礼，便找不到老婆，不行亲迎礼，可以找到老婆，那么一定要执行亲迎礼吗？”

屋庐子回答不上来，第二天去邹国，把 这问题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的？如果不考虑基础的高低，只看顶端的高度，那么一寸见方的木块，可以使它比高楼大厦还高。金子比羽毛重，难道说三钱黄金比一大车羽毛还重吗？拿饮食的重要方面和礼仪的次要方面去比较，怎么能说明饮食更重要呢？拿婚姻的重要方面和礼仪的细节相比，怎

么能说明婚姻更重要呢？你去回答他：‘拧断你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能吃饱，不拧则得不到食物，那么你去拧吗？跳过邻居的墙头，去搂抱人家的大姑娘，这样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搂抱，则得不到妻子，那么你去搂抱吗？’”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日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译文】

曹交问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话吗？”

孟子回答说：“对，有的。”

曹交说：“我听说文王身高一丈，汤身高九尺，我现在有九

尺四寸多高，只会吃饭罢了，怎样才能成为尧舜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只要去做就行了。如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力气连一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他是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说他能举起三千斤，那就是个有力气的人。那么，能举起乌获所能举起的重量的，那就是乌获了。人哪里是因为不胜任而发愁呢？只是不去做罢了。慢慢地走，跟在长者的后面，称为悌；走得很快，抢在长者的前面，称为不悌。慢点儿走，难道是人办不到的吗？只是不那么做罢了。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和悌。你穿尧那样的衣服，学尧说话，按尧的行为去做事，你就成为尧了。你如穿桀那样的衣服，学桀说话，按桀的行为去做事，那你就是桀了。”

曹交说：“我想去谒见邹国君主，向他借个住处，希望留在您门下学习。”

孟子说：“先王之道像大路一样，哪里是那么难于了解的呢？只怕人不去探索。你回去自己探索吧，老师多得很。”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

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孙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译文】

公孙丑问道：“高子说：‘《小弁》这首诗是小人所作的。’”

孟子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公孙丑说：“因为诗里反映了怨恨情绪。”

孟子说：“高老先生解诗真是太机械了。假如此地有这么一个人，如果越国人开弓射他，他会谈笑风生地向别人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越国人和他关系疏远；如果他的哥哥开弓射他，他会满肚子委屈向别人哭哭啼啼地说这件事，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哥哥是亲人。《小弁》所表现的怨恨情绪，正是出于对亲人的爱。爱亲人，是仁的表现。所以说，高老先生解诗是太机械了。”

公孙丑说：“《凯风》这首诗，为什么没有怨恨情绪呢？”

孟子说：“《凯风》这首诗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怨恨情绪，因为亲人过错小；《小弁》这首诗之所以表现出怨恨情绪，是因为亲人的过错大。亲人铸成大错而不抱怨，是对亲人更加疏远的表现；亲人犯了小错误而抱怨，只能会激怒自己，更加疏远亲人，这是不孝的表现；激怒自己，也是不孝的表现。孔子说：‘舜是最孝顺的人吧，五十岁还依恋父母。’”

宋搆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

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译文】

宋搯将要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遇见了他，问他：“先生你要到哪里去？”

宋搯回答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打算去谒见楚王，说明利害，劝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将去谒见秦王，说明利害，劝他罢兵。在两个国王中，总会有一个听从我的劝说。”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希望了解你的大意，你用什么样的道理去劝说呢？”

宋搯说：“我想陈说战争对他不利。”

孟子说：“先生您的愿望是很好的，但是您的提法却不行。

先生用利去劝说秦、楚的国王，秦王、楚王因有利可图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对抗，那么三军将士也乐于停止战争，因为是有利可图。做为臣子怀抱利益的观念事奉君主，做儿子的怀抱利益的观念事奉父亲，做弟弟的怀抱利益的观念事奉自己的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抛开仁义，相互关系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如此而国家不灭亡，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先生您用仁义之道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乐于接受仁义，因而停止军事对抗，那么三军将士也乐于停止战争，而喜欢仁义之道。做为臣子怀抱仁义之道事奉君主，做为儿子怀抱仁义之道事奉父亲，做为弟弟怀抱仁义之道事奉兄长，这样，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抛开利益的观念，相互关系建立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如此国家如不能以德政统一天下，也是没有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呢？”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

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译文】

孟子住在邹国，当时季任为任国留守，他给孟子送来礼物，求交朋友，孟子接受了礼物，并不回报。孟子住在平陆时，储子被任为齐国的卿相，他也送来礼物，求交朋友，孟子接受了礼物，也没有回报。有一天，孟子从邹国到任国，拜访了季任；他从平陆到齐国首都临淄，却不去拜访储子。屋庐子听到这件事，高兴地说：“这回我可抓住老师的把柄了。”便问孟子：“老师到任国，去拜访季任；到齐都，却不拜访储子，是因为他是齐国的卿相吗？”

孟子回答说：“不是的。《尚书》里说：‘享献之礼贵在礼节，礼节不周，贡献的物品虽多，也只能说是没有享献，因为享献的人心思并不在这方面。’这就是他没有完成享献礼的原因。”

屋庐子听了很高兴。有人问他，他说：“季任不能亲自去邹国，（只得派人去送礼物），储子可以亲自去平陆，（但他只派人送去礼物，而自己不去）。”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译文】

淳于髡说：“重视名位功业，是为了济世救人；轻视名位功业，是为了独善其身。先生您身为齐国的三卿之一，在上辅君王、下济臣民方面，名位和功业都还没有建树，就离开了，仁者本应这么做吗？”

孟子说：“身处低下的职位，不以自己的贤者身份去侍奉不正派的人，这就是伯夷；五次去商汤那里任职，又五次到夏桀那里任职的，这就是伊尹；不讨厌污浊的君主，不推辞低下的职位的，这就是柳下惠。三人的行为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致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行仁。君子只要行仁道就行了，为什么行为一定要相同呢？”

淳于髡说：“鲁缪公在位的时候，公仪子主持国政，子柳和子思都在朝为臣，鲁国的国土被侵蚀严重。贤者在位而无益于国家竟是这样！”

孟子说：“虞国因不用百里奚，遭到灭亡；秦穆公任用百里奚，因而称霸。不任用贤者，就会灭亡，连国土被剥夺而能存在都办不到！”

淳于髡说：“过去王豹住在淇水之滨，河西一带的人都善于唱歌，繇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一带的人都善于歌唱；华周、杞梁的妻子以悲愤痛哭追悼她们的丈夫，因而改变了国俗民风。内部储存的东西，必定表现于外部。如果从事某种事业，却不见功效的，我没有见过。所以现在确实没有贤者，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的。”

孟子说：“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不被信任，随别人去祭祀，祭肉也不给他送来，于是他赶紧离去。不了解孔子的人还以为他是因没得到祭肉而离去的，了解情况的人则认为因鲁国对他无礼而离去的。孔子这样做，是想自己背一点小罪名而走，不愿意随便离开。君子的所作所为，一般人本来是难于理解的。”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人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译文】

孟子说：“五霸对于三王来说，是有罪的人；现在的诸侯对于五霸来说，是有罪的人；现在的大夫对于现在的诸侯来说，是有罪的人。天子视察诸侯国叫做巡狩，诸侯朝见天子称为述职。春天视察耕种，帮助有困难的人，秋天视察收获，周济缺衣少食的人。到了诸侯国境内，如果土地得到开垦，田地整治得很好，赡养老人，尊敬贤者，杰出人物在朝为官，对这样国家的君主就加以奖赏，赏赐给土地。如果到了一个诸侯国境内，土地荒芜，老年人得不到赡养，贤者被遗弃，搜刮钱财的人在朝为官，对这样国家的君主就加以处罚。诸侯如有一次述职不到，则降低他的爵位；二次述职不到，则削减他的封地；三次述职不到，则天子发兵去征讨他。所以天子对诸侯用兵称为‘讨’，而不称为‘伐’，诸侯用兵称为‘伐’，而不称为‘讨’。春秋五霸，是挟持一部分诸侯与征伐另一部分诸侯的人，所以说五霸对三王来说，是有罪的人。五霸之中，齐桓公最为强大，他在葵丘大会诸侯，各路诸侯捆绑着盟誓所用的牲口、载着盟约而来，但没有举行歃血仪式，（因为齐桓公量他们也不敢背盟）。

盟约第一条说，诛伐不孝的人，不得废太子而另立，不得立妾为妻。第二条说，尊重贤者，培育人才，来表彰有德的人。第三条说，恭敬老人，抚爱幼童，不要冷淡了宾客。第四条说，士人的官职不得世袭，职务不得兼任，录用士人一定要德才兼备，不得擅自诛杀大夫。第五条说，不得到处设防，不得阻止邻国来购粮，不得有所封赏而不报告。最后说，凡是参加会盟的人，从订立盟约之后，互相言归于好。现在的诸侯，都违反了这五条禁令，所以说，现在的诸侯对五霸来说，都是有罪的人。君主有恶行，臣子加以助长，这罪行还算小；君主有恶行，臣子加以逢迎，这罪行可就大了。但是今天的大夫都逢迎君主的恶行，所以说，现在的大夫，对现在的诸侯来说，都是有罪的人。”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曲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译文】

鲁国打算任慎子为将军。孟子(对慎子)说:“不先教会百姓们打仗便把他们推向前线,这叫做坑害百姓。坑害百姓的举动,在尧舜时代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一次战役便打败了齐国,夺取了它的南阳,这样也不能干。”

慎子听了,立刻脸上现出不高兴表情,说道:“这种说法,我实在不能理解。”

孟子说:“我明白地告诉你吧。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如果不足一千里,所收赋税还不够接待诸侯的费用。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如果不到一百里,所收赋税还不够奉守礼法制度的费用。周公被封到鲁国,也应该是方圆一百里,当时土地并不是不足,但周公的封地实际上少于一百里。太公被封到齐国,也应该是方圆一百里,当时土地并不是不足,但实际上太公的封地少于一百里。现在鲁国的地面有五个百里那样大,你认为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兴起,则鲁国的土地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增加之列呢?平白无故地取得那国的土地给与这国,具有仁德的人尚且不干,况且是杀人来夺取呢!君子服事君主,应该专心致志引导君主趋向康庄大道,存心施仁政就是了。”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

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

孟子说：“现在服事君主的人都这样说：‘我能为君主开拓国土，充实府库。’这就是现在的好臣子。现在称为好臣子的，在古代被称为民贼。君主不向往康庄大道，不存心施仁政，却想让他富足，这等于让夏桀富足。又说：‘我能替君主结交盟国，战无不胜。’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好臣子。现在的好臣子，在古代被称为民贼。君主不向往康庄大道，不存心施仁政，却为他奋力作战，这等于帮助了夏桀。按照现在这种路子走下去，也不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即使把整个天下给他，他一天也坐不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饗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之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译文】

白圭说：“我想推行二十分取一的税收制度，您看怎么样？”

孟子说：“你想推行的制度，是貉国的办法。假如有个一万户的国家，只有一人制造陶器，行不行呢？”

白圭说：“不行，那样陶器会不够用的。”

孟子说：“貉国这样的国家，不生长五谷，只生长稷子。没有城市、房屋、祖庙，也没有祭祀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互相馈赠、宴飨，也没有各种衙门和官吏，所以二十分抽一，也就足够费用了。如今在中国，如果废弃人与人之间的已有关系，不设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制造陶器的人少，尚且不能维护正常的国民生活，何况是没有官吏呢！打算推行比尧舜时代十分抽一还低的税率制度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貉国；打算推行比尧舜时代十分抽一还高的税率制度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夏桀。”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译文】

白圭说：“我治理洪水灾害，超过了大禹。”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洪水灾害，是按着水的本性行事的，所以大禹疏导洪水使之注入大海。现在你以邻国为沟壑，引水注入邻国。大水倒流称之为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具有仁爱心的人最为厌恶的。老弟，你错了。”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用操守？”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诋诋，予既已知之矣！’诋诋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政事。孟子说：“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说：“是因为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是的。”

公孙丑说：“是因为他很聪明有主意吗？”

孟子说：“不是的。”

公孙丑说：“是因为他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是的。”

公孙丑说：“那么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

孟子说：“是因为他的为人好听从好意见。”

公孙丑说：“只好听从好意见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从好意见，治理天下尚且游刃有余，何况只是治理鲁国呢！如果喜欢听从好意见，那么四海之内的人将不远千里来向他提好意见；如果不喜欢听从好意见，那人们会学他的口气说：‘哼！我早就知道了。’这哼哼的语调和满脸不屑的神情，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了。正派人在千里之外不来，那些善进谗言，溜须拍马、阿谀奉迎的人就会来。整天同这样

一些人混在一起，想治理好国家，做得到吗？”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译文】

陈子说：“古代的君子怎样才肯出来做官呢？”

孟子说：“就职有三种情况，离职也有三种情况。恭敬而有礼貌地来迎接，对他的主张准备实行，则就职，礼仪虽没有降格，但对他的主张不再付诸实践，就离职而去。另一种情况，虽然没有实行他的主张，但是很恭敬有礼地迎接他，则就职；接待他的礼仪降格，则离职而去。最次的情况是，早晚没有吃的，饿得连走出门槛的力气都没有，君主听到了，说道：“我在大的方面不能实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从他的言论，使在我这块土地上忍饥挨饿，这是我的耻辱。”于是就周济他。对此也可以接受，只不过是免于死亡罢了。”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

孟子说：“舜从耕作场所发迹，傅说从筑墙的工徒中被推举出来，胶鬲从鱼盐贩子中被提拔出来，管仲从监狱看守官的手里解放出来，孙叔敖从偏僻的海边举荐上来，百里奚从被卖的货物中选拔出来，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任务托付给某人，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意，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肚皮，使他的整个身心感到困乏，他的每一种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可以震动他的心灵，坚定他的性情，增强他的办事能力。一个人经常会犯错误，但错了能改；心意困苦，思虑被阻，才能激发他的创造力；这样，他脸上的神情，他口中发出的言语，才能被人理解。一个国家，如国内没有执法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士人，国外没有与之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困扰，这种国家常常会被灭亡。这样，就可以使人了解，忧患能促使人生存，安乐能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教育也有很多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育方法。”

尽心章句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译文】

孟子说：“充分发挥善良本心作用，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民本性，就懂得天命了。保持人的善良本心，涵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态度。短命也好，长寿也好，都不会因此而三心二意，只是修养身心，等待天命，以此来安身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译文】

孟子说：“一切都是命运，但是顺理成章地接受命运的正确安排。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壁之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接受的是命运正确的安排；因犯罪而死的人，接受的不是命运的正确安排。”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译文】

孟子说：“探求就会得到，放弃探求就会失去，这是有益于获得的探求，因为探求的对象存在于我本身之内。探求有它自身的规律，至于是否能够得到，由命运来安排，这是无益于获得的探求，因为探求的对象存在于我本身之外。”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译文】

孟子说：“各种事物的知识我都具备了。然后反躬自问，自己是忠诚踏实求得的，就是最大的快乐。坚持不懈地推行推己

及人的恕道，通往仁德境界的道路没有比这更接近的了。”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译文】

孟子说：“整天做某种事，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习以为常，却不知其所以然。一生都走在这条路上，却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译文】

孟子说：“人不能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是真的无耻。”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译文】

孟子说：“羞耻对于人来说，关系重大，干权谋诡诈勾当的人，羞耻对他不起作用。不以不如别人为耻，怎么能赶上别人

呢？”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译文】

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主为行善事，而忘记自己的权势，古代的贤明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乐于按自己的人生宗旨行事，而忘记了他人的权势，所以王公如不对他恭敬尽礼，就不得经常和他见面。经常见面尚且得不到，何况要他做臣子呢！”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文】

孟子对宋勾践说：“你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正确态度。别人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别人不理我，我

也自得其乐。”

宋勾践说：“怎样才能自得其乐呢？”

孟子说：“崇尚仁德，乐于行义，就可以自得其乐了。所以，士人处于穷困时候，行为也不违背义的轨范；在得意时，行为也不违背道德。穷困时不违背义的轨范，所以自得其乐；得意时，不违背道德，所以百姓不致失望。古代的人，得意时，恩泽惠及百姓；不得意时，修养个人的品行，以此在世上显名。穷困时独善其身，得意时便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译文】

孟子说：“一定要等待周文王那样的君主出世，才备发进取的，是一般的老百姓。至于杰出的人物，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君主，也会备发进取的。”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歆然，则过人远矣。”

【译文】

孟子说：“把春秋时晋国的韩、魏二家的财富归他所有，如果他并不因此而飘飘然，那他就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译文】

孟子说：“在使百姓安逸的前提下役使百姓，百姓虽然劳苦，也不会怨恨。在求老百姓生存的前提下杀人，人虽被杀，也不会怨恨杀他的人。”

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译文】

孟子说：“在霸主的治理下，老百姓欢喜快乐；在圣王的治理下，老百姓悠然自得。百姓被杀也不怨恨，得到好处，也不去酬谢谁，老百姓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但不知是谁在起作用。圣王所过之地，百姓被感化，圣王倡导的精神，将永远流传。圣王的教化与天地一起运行，这难道对治理天下仅是小小的补益吗？”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译文】

孟子说：“仁德的言论不如宣扬仁德的乐曲更能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措施不如良好的教化更能赢得民心。良好的政治措施，老百姓怕它，良好的教化，老百姓爱它。良好的政治措施能得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化能得到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译文】

孟子说：“人不学便能做某些事情，这是本能；不作思考就能了解某些事情，这是良知。幼童没有不知道爱他的父母的，长大以后，也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热爱父母，是仁的表现；尊敬兄长，是义的表现。之所以如此，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两种品德可以通行于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译文】

孟子说：“舜住在深山的时候，与草木土石为伍，和麋鹿野猪混在一起，表面上他和深山的野人没有多少差别；可是他听到一句好话，看到一种好的行为，推行起来像江河决口，汹涌澎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不干我不应该干的事情，不想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这样就行了。”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译文】

孟子说：“人之所以具备道德、智慧、能力、知识，常常是在忧患中得到的。只有那些孤立无援的臣子和地位卑贱的庶子，他们时常保持高度警惕，对祸患思虑得很深，所以才通达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译文】

孟子说：“有一种侍奉君主的人，他属于侍奉某一君主只知一味讨好一类的人；也有安定国家的大臣，他属于以国家安定而高兴一类的人；还有一种称做天民的人，是属于看到自己的主张可在天下推行，然后便实地去干一类的人；又有称为大人的人，他属于那种先正己而后能正人一类的人。”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译文】

孟子说：“君子有三种乐趣，但是以王道治天下不在其中。父母健在，兄弟无病无灾，这是第一乐；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物对他们加以培养，这是第三乐。君子有三种乐趣，但是以王道治理天下不在其中。”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

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睥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译文】

孟子说：“拥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百姓，这是圣君所希望的，但他追求的乐趣不在这里。身居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圣君以此为乐，但是他追求的本性不表现在这方面。圣君所追求的本性，虽然他的主张通行于天下，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虽然穷困闲居也不会若有所失，因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圣君追求的本性，仁义礼智深深植根于内心，而焕发出来的神色纯和温润，它表现在脸上，延及到肩背上，以至手足四肢，他不必言语，四肢的一举一动，别人就会把他的意图了解得一清二楚。”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此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饱。不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为了躲避殷纣王，居住在北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起身说：‘我何不回去呢！我听说西伯是喜欢敬养老人的人。’姜太公为了躲避殷纣王，住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便起身说：‘我何不回去呢！我听说西伯是喜欢敬养老人的人。’天下有敬养老人的人，那么仁人志士就把他当作依靠了。五亩大的宅院，在墙边栽种桑树，妇女养蚕，那么就足够老年人穿丝绵了。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精心豢养，就足够老年人吃肉了。百亩田地，男子耕种，八口之家不会饿肚皮了。所谓西伯喜欢敬养老人，就在于他制定的土地制度，教百姓种树养家禽，教导百姓的妻子赡养老人。五十岁的老人，不穿丝绵便感到不暖和；七十岁的老人，没有肉就吃不饱。穿不暖、吃不饱，叫做受冻挨饿。所谓文王的百姓之中，没有受冻挨饿的老人。就是指此而言的。”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译文】

孟子说：“把农田治理好，减轻税收，可以使百姓富足。按

照时令食用食物，按照礼法节制用度，财物就用不尽。人没有水和火便不能生存，即使在黄昏夜晚，如果敲别人家的门去求水火，没有不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水火是取之不尽的。圣人治理天下，要使粮食像水火那样取之不尽。粮食像水火那样多，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译文】

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看到鲁国是那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是那么小。所以，对于见过大海的人来说，一般的江河他不会看在眼里；对于曾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来说，一般的言论他不会感到兴趣。看水有它的方法，一定要注意那汹涌澎湃、不停不息的波澜。太阳、月亮都有光辉，再小的缝隙也能照到。流水的特点是，不把坑地注满就不向前流。君子志在行道，但不达到一定的阶段，就不能通达事理。”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译文】

孟子说：“每天鸡叫就起床，坚持不懈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物；每天鸡叫就起床，一心一意求利的人，是跖一类的人物。要了解舜和跖的本质区别，没有其他方法，就看是行善或求利就行了。”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译文】

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就是拔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的事，他都不肯干。墨子讲兼爱，就是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对天下有利，他都去干。子莫主张二者折衷，折衷就差不多了。但是折中如不懂得权变，仍是执著一点，并不是真的折衷。之所以厌恶执著一点，因为它会损害仁义之道，抓住一点丢弃了其余。”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译文】

孟子说：“饥饿的人吃任何食物都觉得香，口渴的人就是喝口凉水也觉得甜，他们之所以感觉不到食物和饮料的正常滋味，是饥饿和干渴损害了他们的正常味觉的缘故。岂止口舌肠胃受饥饿干渴的损害，就是人的心灵也会遭到类似损害。如果人们的心灵能不受像饥饿，干渴那样的损害，就不会困赶不上别人而忧虑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译文】

孟子说：“柳下惠不会为得到高官而改变他的操守。”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译文】

孟子说：“做任何事情都和挖井一样，挖到六、七丈深还不见出水，（如果停下来不再挖），仍然是一口废井。”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译文】

孟子说：“尧舜推行仁义之道，是出于他们的天性；商汤和周武王则是身体力行；五霸是借用仁义之道谋取私利。久借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不会据为己有呢？”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译文】

公孙丑说：“伊尹曾说：‘我不亲近不顺仁义之道而行的人，所以把太甲流放到桐地，老百姓非常高兴。太甲改好了，又把他接回国都登上天子宝座，老百姓也非常高兴。’贤者作为人臣，君主不好，就可以把他流放吗？”

孟子说：“具有伊尹那样的忠心，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没有伊尹那样的忠心，那就是篡夺了。”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

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译文】

公孙丑说：“《诗经》里说：‘不白吃饭啊！’君子不从事耕作，也要吃饭，为什么说‘不白吃饭’呢？”

孟子说：“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君主任用他，国家就会安定、富足，国际地位高，声誉好；少年子弟追随他，就会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心耿耿而守信义。岂止‘不白吃饭’，有谁能起比这更重要的作用呢？”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译文】

王子垫问道：“士人追求什么？”

孟子说：“追求志节高尚。”

王子垫又问：“什么叫志节高尚？”

孟子说：“就是行仁义罢了。杀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不仁的行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据为己有，这是不义的行为。士人

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仁；士人的人生之路在哪里？就是义。安身立命于仁，走义的人生之路，君子的追求就完备了。”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译文】

孟子说：“陈仲子这个人，如果不合道义地把齐国交给他，他也不会接受，人都相信他。但是，他的这种义行只不过是舍弃一筐饭、一碗汤的举动。人的罪过没有比不遵从亲戚、君臣、上下之礼更大的了，（陈仲子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小节好便相信他大节也好，这怎么行呢！”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译文】

桃应问道：“舜做天子，皋陶为法官，假如瞽瞍杀了人，该怎么处治呢？”

孟子说：“把他抓起来就是了。”

桃应又问：“那么舜不加以制止吗？”

孟子说：“舜怎么能制止呢？有法官具体受理。”

桃应说：“那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舜把抛弃天子的宝座看作扔掉一双破鞋一样。他会偷偷地背起父亲逃走，沿着海边住下来，一生高高兴兴，把当过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埳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译文】

孟子从范地来到齐国，远远看到齐王的儿子，不无感叹地说：“地位能改变人的气度，就像营养能改变人的体质那样，地位真是重要啊！他难道不也是人的儿子吗？”

孟子又说：“国王的儿子的住室、车马、衣服大都与别人一样，但王子却有那样的气度，这是他所处的地位造成的，何况他又以仁德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呢！鲁国的君主到宋国去，来到宋国都城的东南门外，大声叫门。守门的人听见，说道：‘这人可不是我国的君主啊，为什么声调和我们的君主相似？’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地位相似的缘故。”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译文】

孟子说：“只是养活人而不喜爱，等于养猪；喜爱而不尊敬，不过和喜爱狗猫一样。恭敬之心是在赠送礼物之先就存在的。只有恭敬的外表，没有恭敬的内心，君子不能被这虚假的外表所束缚。”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译文】

孟子说：“人的体形和容貌，是天生的，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在的实质与外在的形貌相一致。”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乎？”

孟子曰：“是犹或铃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译文】

齐宣王打算缩短服丧的时间。公孙丑说：“为死去的父母服一年的丧期，不是比不服丧好一些吗？”

孟子说：“这好比有人拧他哥哥的胳膊，你却劝他说：慢一点拧吧。你只须教育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行了。”

有个王子死了母亲，王子的师傅替他请求守丧几个月。（按《仪礼》规定：母死父在，可不服丧。）公孙丑问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这是王子想服三年丧期，但是办不到。即使服一天丧也比不服丧好，这是针对那些没有规定不服丧而自己不愿服丧的人说的。”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施教，有五种功能：有的像及时雨那样滋润万物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他的风范被人私下学习的。这便是君子施教的五种功能。”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热，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掘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译文】

公孙丑说：“先王之道确实很高很好，几乎像登天一样，高不可攀。为什么不使它变得可以企及而使人孜孜以求呢？”

孟子说：“高明的木工师不会因为拙笨的工人变更或废弃工艺标准，后羿也不会因为射手的拙笨改变开弓的标准。君子开满了弓，却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君子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有能力的人自然就跟上来。”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译文】

孟子说：“天下政治清明，君子会身体力行地施行先王之道；天下政治黑暗，君子便为推行先王之道而献身。没有听说过牺牲先王之道来迁就人的。”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功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译文】

公都子问道：“滕更在您门下学习的时候，他似乎应在以礼相待之列，可您却不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呢？”

孟子说：“倚仗自己的权势来问学，倚仗自己的贤能来问学，倚仗自己年长来问学，倚仗自己的功劳来问学，倚仗自己是老朋友来问学，我都不回答。滕更却占了两条。”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译文】

孟子说：“对于不可中断的工作，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没有

什么事情不可以中断而半途而废了。对于应该厚待的人却对他刻薄,那就对任何人都可以刻薄了。前进太快的人,后退也会快。”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译文】

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只是爱护它,但不用仁德去对待它;君子对于老百姓,用仁德对待他们,但并不去亲爱他们。君子热爱亲人因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因而爱护万物。”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歃,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译文】

孟子说:“有智慧的人无所不能知,但应急于了解当前的重要事情;仁德人无所不爱,但应先爱亲人和贤者。以尧、舜的智慧,尚且不能认识所有的事物,因为他们必须先了解当务之急;尧、舜的仁德,并不爱一切的人,因为他应首先爱亲人和贤者。不能服三年的丧期,却对于服三月丧期、五月丧期的礼节

仔细讲究；在长者面前用餐，没有礼貌地狼吞虎咽，咕咚咕咚地喝汤，却讲究不要用牙齿咬断干肉。这就叫做不知当务之急。”

尽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译文】

孟子说：“梁惠王真是不仁啊！仁者把施与所喜爱人的恩德，推而广之，施与他所不喜爱的人；不仁者把他加给他不爱人的祸害，推而广之，加给他喜爱的人。”

公孙丑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孟子说：“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驱使他不喜爱的百姓去打仗，使他们骨肉糜烂。吃了败仗，还想再打，担心不能取胜，又驱使 he 喜爱的子弟去送死。这就叫做把他加给他不喜爱的人的祸害，推而广之，加给他喜爱的人。”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译文】

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有的战争比其他战争要稍具正义，这种情况是有的。所谓‘征’，是指上级征伐下级而言的，同等地位的国家是不能互相征讨的。”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译文】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上说的，那不如没有书更好一些。我对于《武成》这一篇，只是相信其中二、三条罢了。仁人是无敌于天下的，极仁道的人讨伐极不仁道的人，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把捣米槌都漂起来呢！”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

已也，焉用战？”

【译文】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用兵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弥天大罪。一国的君主如果喜爱仁德，天下就不会有敌手。他征伐南面，北边的人埋怨他；他征伐东西，西边的人埋怨他，说道：‘为什么不先征伐我们这里呢？’周武王讨伐殷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对百姓们说：‘不要害怕，我来是为了使你们能过安定的生活，不是来和老百姓为敌的。’百姓们感激地以头叩地，声音像山崩一样。‘征’的意思就是‘正’，每人都端正自己，哪里用得着战争呢？”

孟子曰：“梓匠轮輿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译文】

孟子说：“木工师和专作车轮的人以及专作车厢的人，他能把制做规矩和尺寸传授给人，但他却不能使别人具有高超的技巧。”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衽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译文】

孟子说：“舜在啃干粮就野菜的时候，似乎准备终身如此。在他做了天子的时候，穿着葛麻衣服，弹着琴，尧的两个女儿侍候着他，又好像这些是本来就具有的。”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译文】

孟子说：“从今以后，我才认识到杀了人家的亲人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了：你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你的父亲；你杀了别人的哥哥，别人也会杀你的哥哥。虽然父兄不是被自己杀的，但也差不多是这样。”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译文】

孟子说：“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防御强暴；现在设立关卡，是为了实行暴政。”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译文】

孟子说：“本身不按先王之道行事，道在妻子身上也行不通；使唤人不合于道义，连妻子也使唤不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译文】

孟子说：“财物富足的人，遇上荒年也不会用度缺乏；富于仁德的人，处于乱世也不会迷失方向。”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译文】

孟子说：“有志于名传不朽的人，他能把具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让给别人。但是，接受的对象如不合适，就是要他让出一筐饭、一碗汤，他脸上就会表现出不高兴的神色。”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

则财用不足。”

【译文】

孟子说：“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没有礼义，上下之间的关系就会混乱；没有清明的政治，国家的财政就会匮乏。”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不行仁德而能获得国家权力的，有这样的事情；不行仁德而得到天下的，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过。”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译文】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为次，君主最轻。所以，得到百姓的拥护，就能成为天子；得到天子的欢心，就能成为诸侯；

得到诸侯的欢心，则能成为大夫。如果诸侯危害国家，就废黜他另立别人。用来祭祀的牲畜很肥壮，祭品也很整洁，又是按时祭祀，但是仍然遭受水旱灾害，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郭，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译文】

孟子说：“圣人是百代的师表，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听到伯夷的风节的人，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也会廉洁起来，就是懦弱的人，也能独立于世；听到柳下惠风节的人，就是刻薄的人，也会变得厚道，就是心胸狭小的人，也会变得宽厚。他们在百代以前奋发有为，百代以后，听到他们的风节，无不奋发向上，不是圣人，能够这样吗？何况是亲身接受他们熏陶的人呢？”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译文】

孟子说：“‘仁’的含义就是‘人’。总而言之，就是先王之道。”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译文】

孟子说：“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说道：‘我要慢点走，这是离开父母之邦的应有心情。’他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净，用体温漉干了就走，这是离开别国应有的心情。”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译文】

孟子说：“孔子之所以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因为他和两国的君臣没有交往。”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问。’文王也。”

【译文】

貉稽说：“我被人家说得一无是处。”

孟子说：“不要紧。士人讨厌这种多嘴多舌的行为。《诗

经》上说：‘烦恼沉沉压在心，小人当我眼中钉。’这是孔子处境的写照。又说：‘不去消除别人的怨恨，也不牺牲自己的名声。’这是周文王对这种事情的态度。”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文】

孟子说：“贤能的人首先使自己彻底弄明白了，然后教别人彻底明白；现在的人，自己还稀里糊涂，却想教别人彻底明白。”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译文】

孟子对高子说：“山间的小路狭窄的很，人经常走，便成了路，只要一个时期没人行走，就会杂草堵塞。现在你的心被杂草堵塞了。”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内之轨，两马之力与？”

【译文】

高子说：“大禹时代的音乐比周文王时代的音乐水平高。”

孟子说：“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

高子说：“因为大禹时的铜钟的钟钮（因使用频繁）快被磨断了。”

孟子说：“这怎么能足以说明问题呢？城门洞里的车辙是那样深，难道几辆马车能轧成这样深吗？”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撓；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译文】

齐国遇上荒年，陈臻对孟子说：“齐国人都以为老师您会再度劝说齐王，请打开棠地的谷仓救济百姓。我看不能再这样做了吧。”

孟子说：“再这样做就成为冯妇了。晋国人有个叫冯妇的，善于和老虎搏斗，后来成为善人。有一次他到了野外，有许多人正在追捕一只老虎。老虎背靠山脚，面向众人，没有人敢上前去捕捉。他们看到冯妇来了，都快步上前迎接。冯妇挽起袖

子，下了车。众人都很喜欢他敢于上前，这种举动却被士人所讥笑。”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译文】

孟子说：“口喜欢吃到美味，眼睛喜欢看到美色，耳朵喜欢听到悦耳的音乐，鼻子喜欢闻到芳香的气味，四肢喜欢安逸舒适，这些都是天性。至于能否得到，这要取决于命运，所以君子不把这些喜好看作是天性的必然实现。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慧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能否实现，这要取决于命运。但这也是天性的必然实现，所以君子不把这些愿望的实现看作是命运的必然。”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译文】

浩生不害问道：“乐正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孟子回答说：“是好人，实在人。”

浩生不害又问：“什么叫好，什么叫实在？”

孟子回答说：“值得人取法便叫做好；好品质充实于本身叫做实在；本身充满了好品质叫做‘美’，好品质不但充满，而且能焕发品德的光辉，叫做‘大’；既能焕发出光辉，又能融会贯通，叫做‘圣’；圣德达到妙不可测的境界，叫做‘神’。乐正子是处于好和实在二者之中，而在‘美’、‘大’、‘圣’、‘神’四者之下的人物。”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译文】

孟子说：“摆脱墨派学说的人，一定会信奉杨朱这一派学说，摆脱杨朱学说的人，一定会回归儒家学说。既然他已经回归儒家学说，接受他就算了。现在同杨、墨两家学说辩论的人，好比追逐跑出圈的猪，既然它已经回到圈里，还要把它的腿捆起来。”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译文】

孟子说：“有征收布帛的赋税，有征收谷物的赋税，有征发人力的赋税。开明的君主在三者之中，采用一种，其他两种暂时缓用。如果同时采用两种，有的老百姓会被饿死；如果三种同时征收，那样，父子就会分家，谁也不顾谁了。”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

孟子说：“诸侯的宝贝有三：土地、百姓和政务。视珍珠宝玉为宝贝的人，祸害一定会降到他头上。”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译文】

盆成括在齐国当官，孟子说：“盆成括这是找死！”

盆成括被杀，孟子的学生问道：“老师您怎么预知他会被杀？”

孟子回答说：“他的为人，有些小聪明，但是没有学习君子奉行的先王之道，只这一点就足以招来杀身之祸了。”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屨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瘦也？”

曰：“子以是为窃屨来与？”

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期受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到了滕国，住宿在上宫。有一双还没编成的草鞋放在窗台上，不翼而飞，店家找不着。有人问孟子：“是不是您的随从把它藏起来了呢？”

孟子说：“你以为他们是为了偷鞋才来到这里吗？”

那人回答：“大概不是的。您的授徒宗旨是，学生要离去，并不追回；他愿意来学习，也不拒绝。只要他们抱着求学的目的而来，也只能接受了。（其中也可能有手脚不干净的）。”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诖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诒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译文】

孟子说：“每人都有不忍心干的事情，如果把这种不忍心推广到所忍心干的事情上，这就是仁；每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情，如果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所肯干的事情上，这就是义。如果人能把无害人之心加以扩充，仁就无处不可用；如果人能把不偷不摸之心加以扩充，义也就无处不可用；人如果能把不受轻视的心理加以扩充，无论在哪里，都会义言义行。对于有的士人，本不应该和他谈论，却去谈论，这是用言论诱使对方而谋私利的行为；对于有的士人，本应该和他谈论，却不去同他谈论，这是用沉默诱使对方而谋私利的行为。这些都是偷偷一类的行为。”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译文】

孟子说：“言语浅近而含义深远，这叫‘善言’；操持起来简单而收效广博，这叫‘善道’。君子的言论，虽然是日常所见所闻，但是先王之道就在其中；君子的操守，修养本身而能收到天下太平的效果。人的错误在于，放弃了自己的田地，却去治

理别人的田地，责求别人很严，而自己的负担却很轻。”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尧、舜推行仁义之道，是出于天性；商汤和周武王是经过修养找回本性而力行仁义之道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合于礼，是美德的最高标准。哭祭死者，竭尽哀痛，并不是做给活人看的。力行仁德，不违礼仪，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说话守信用，并不是为了表现我的行为端正。君子按照法度行事，期待命运的安排就是了。”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译文】

孟子说：“游说诸侯，就要轻视他，不把他的高高在上放在眼里。殿堂数丈高，屋檐数尺宽，如果我得了势，可不这么干；美味满桌，数百小老婆围着转，我得了势，可不这么干；听音

乐,饮美酒,骑马打猎,随从的车子千数辆,我得了势,可不这么干。他们的所做所为,都是我不肯干的;我的所做所为,都是符合古代制度的,我为什么怕他们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译文】

孟子说:“修养心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少,虽然他的本性有所丧失,但丧失很少;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多,虽然他的本性有所存留,但存留很少。”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译文】

曾皙好吃黑枣,他的儿子曾子不忍心吃黑枣。公孙丑问孟子:“炒肉末和黑枣,哪个好吃?”

孟子答道:“当然是炒肉末好吃啊!”

公孙丑说：“那么曾子为什么吃炒肉末而不吃黑枣？”

孟子说：“炒肉末是人人都喜欢吃的菜，黑枣只是曾皙独自喜欢吃的果品。比如父母的名应避讳，姓却不避，因为姓是很多人相同的，名却是他自己独有的。”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

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译文】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说：‘我何不回去呢！我家乡的那些后生志大狂放，勇于进取，但不忘旧交。’孔子身在陈国，为什么想念鲁国的那些狂放人呢？”

孟子说：“孔子说过：‘找不到志趣适中的人和他来往，只能和狂放之人与狷介之士交往了。狂放之人勇于进取，狷介之士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找志趣适中的人吗？不一定能找到，所以才想念次一等的人。”

万章又问：“请问，怎么才算狂放之人呢？”

孟子说：“比如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孔子认为他们是狂放之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狂放呢？”

孟子说：“他们志大口气也大，动不动就说‘古人如何如何，古人如何如何’，但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言论不符合，这种狂放之人如果也找不到，便想找那种不屑于和不检点的士人交往的人交朋友，这便是狷介之士，这是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说过：‘经过我的家门，而并不走进我的屋里，且我并不感到遗憾的，那只能是好好先生。好好先生是危害道德的人。’”

万章又问：“怎样才算是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别人说）：‘为什么这样志大、口气大呢？言论不顾及行为，行为不顾及言论，动不动就说古代人如何，古代人如何。’又说：‘行为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些事，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八面玲珑，处处讨好，这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到处也都认为他是老好人，孔子却说他危害道德，为什么？”

孟子说：“这种人，要说他不好，可也找不出什么错误；要责备他，似乎也找不出可责备的地方，他只是同流合污，看起来好像忠诚老实，行为也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走的不是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危害道德的人。孔子说过，他讨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讨厌莠子，恐怕别人误认它为谷苗；讨厌郑国的乐曲，恐怕它搞乱了严肃音乐；讨厌紫色，恐怕它混乱了红色；讨厌好好先生，恐怕它搞乱了道德。君子致力于使一切事物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就行了。道路正确，老百姓就会奋发向上，老百姓奋发向上，邪恶就无处藏身了。”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译文】

孟子说：“从尧、舜到商汤，中间有五百多年。像大禹、皋陶这些人，是亲身经历了尧、舜的时代，因而认识了尧舜之道的人；像商汤，就属于受到传授从而认识尧舜之道的人。从商汤到周文王，中间又有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这些人，他们是亲身经历了商汤的时代，从而认识尧舜之道的人。从周文王，就属于受到传授从而认识尧舜之道的人。从周文王到孔子，中间又经过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等人，是亲身经历周文王时代而认识尧舜之道的人；像孔子，则是通过传授认识尧舜之道的人。从孔子直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距圣人的时代这样地不远，离圣人的家乡又这样近，但是后继无人，竟是后继无人啊。”